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苑珠林卷一百八九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沈廷棟

法苑珠林卷一百八

唐 釋道世 撰

破戒篇第八十八

述意部

惟兹戒德本願深重救生利物稱斯為最是以受之甚易持之稍難若非精懃護持大果何容得證恐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若其小過覆藏則為難滅大罪發露更是

可原故知有過須悔得入七衆守愚不反長墜三塗所以此之一章通明道俗持犯損益若是居家白衣曾有徽信受得戒者不勝名利失意有違故此兼明若是攸攸白衣業識風馳昏沉財色好貪名利樂著五欲不信佛法者此定罪人非此所明今特述者出家僧尼及優婆塞等恐乖佛教虛染名利故今偏說若是上品白衣見佛呵責出家人罪即自勸勵省已不為出家清虛高慕玄軌尚有失意乖違被佛詰責我等白衣無慚無愧

公然造罪晝夜匪懈未曾耻改所以如來棄捨我等不蒙教誨即自改過息意不犯譬如智人先誡己身他人見責亦自改悔故語云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是下品凡愚無識之人見佛呵責犯過衆僧唯加輕笑退敗善心不自思己愚戇之甚劇於畜生亦如醉人墮臥糞坑嘔吐狼籍屎尿汙身仰視岸人反呵不止此亦如是是故如來雖欲救拔無其出路故經云譬如有人墮在糞坑全身没入無髮可拔如何欲救也

引證部

如大品經云佛告諸比丘我若不持戒者當墮三惡道中尚不得下賤人身況能成熟衆生淨佛國土具一切種智又薩遮尼犍經云若不持戒乃至不得疥癩野干身何況當得功德之身又梵網經云若佛子信心出家受佛禁戒故起心毀犯聖戒者不得受一切檀越供養亦不得飲用國王水土五千大鬼常遮其前鬼言大賊入坊舍城邑宅中鬼復掃其脚跡一切世人駡言佛法

中賊一切衆生眼不欲見犯戒之人畜生無異木頭無異又寶梁經云若破戒比丘受持戒者禮敬供養不自知惡得八輕法何等為八一作愚癡二口瘖瘂三受身矬陋四顏貌醜惡其面側戾見者嗤笑五轉受女身作貧窮婢使六其形羸瘦夭損壽命七人所不敬常有惡名八不值佛世佛言若有非沙門自言是沙門非梵行自言梵行於此大地乃至無有涕唾處况舉足下足去來屈伸何以故過去大王持此大地施與持戒有德行

者令修行中道是破戒比丘一切信施不及此人況僧房舍之處衣鉢臥具醫藥信施所不應受若有破戒比丘如分一毛以為百分若有惡比丘受人信施如一毛分隨所受毛分即損施主譬如師子獸王若有死已無有能得食其肉者師子身中自生諸蟲還食其肉於我法中出如是諸惡比丘貪惜利養為貪所覆不識惡法能壞我法當知是惡比丘成就四法一不敬佛二不敬法三不敬僧四不敬戒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心求利養　口言知足　邪命求利
常無快樂　其心多奸　欺誑一切
如此之心　都不清淨　諸天神龍
有天眼者　諸佛世尊　咸共知之

佛告迦葉云何旃陀羅沙門迦葉譬如旃陀羅常於塚間行求死屍無慈悲心視於衆生得見死屍心大喜悅如是沙門旃陀羅常無慈心至施主家行不善心所求得已生貴重心從施主家受利養已不教佛法親近在家亦無慈

心常求利養是名沙門旃陀羅如是旃陀羅為一切人之所捨離如旃陀羅所至之處不到善處何以故自行惡法故如是沙門旃陀羅所至之處亦不到善道多作惡業無遮惡道法故譬如敗種終不生芽如是敗壞沙門雖在佛法不生善根不得沙門果又涅槃經云猶如大海不宿死屍如鴛鴦鳥不住圊厠釋提桓因不與鬼住鳩翅羅鳥不栖枯樹破戒之人亦復如是又迦葉經云佛告迦葉於正法中得出家者應作是念十方世界現在諸佛悉知我心

莫於佛法作沙門賊迦葉云何名沙門賊沙門賊有四種
何等為四迦葉若有比丘整理法服似像比丘而破禁戒
作不善法是名第一沙門之賊二者於日暮後其心思惟
不善之法是名第二沙門之賊三者未得聖果自知凡夫
為利養故自稱我得阿羅漢果是名第三沙門之賊四者
自讚毀他是名第四沙門之賊迦葉譬如有人具大勢力
於三千大千世界衆生所有珍寶一切樂具刀杖加害皆
悉奪取迦葉於汝意云何此人得罪寧為多不迦葉白佛

言甚多世尊佛告迦葉若有凡夫未得聖果為利養故自稱我得須陁洹果若受一食罪多於彼我觀沙門法中更無有罪重於妄稱得聖果者佛告迦葉出家之人微細煩惱復有四種何等為四一見他得利心生嫉妬二聞經禁戒而返毀犯三違反佛語覆藏不悔四自知犯戒受他信施出家之人具此煩惱如負重擔入於地獄迦葉出家之人有四放逸入於地獄何等為四一多聞放逸自恃多聞而生放逸二利養放逸得利養故而生放逸三親友放逸

依恃親友而生放逸四頭陀放逸自恃頭陀自高毀人是名四種放逸墮於地獄爾時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有相似沙門身披袈裟毀滅如來無量阿僧祇劫所集阿耨菩提佛告迦葉汝莫問此何以故彼愚癡人實有過惡一切魔事皆悉信受如來不說彼人得道假使千佛出興於世種種神通說法教化於彼惡欲不可令息迦葉白佛言世尊我寧頂戴四天下一切衆生山河聚落満於一劫若滅一劫不能聞彼愚癡衆生不信之音

世尊我寧坐於一胡麻上滿於一劫若減一劫不能聞彼不信癡人破戒之音世尊我寧在於大劫火中若行若立若坐若卧百千億歲不能聞彼不信癡人破戒之音世尊我寧受於一切衆生瞋恚駡辱撾打加害不能聞彼不信癡人偷法大賊毀禁之聲又莊嚴論偈云

詐偽諂佞者　心住利養中　由貪利養故

不樂閑靜處　心常緣利養　晝夜不休息

彼處有衣食　某是我親友　必來請命我

心意多攀緣　敗壞寂靜心　不樂空閒處

常樂在人間　由利毀敗故　墜墮三惡道

障於出世道

以此文證愚人背道專求名利唯成惡業常順生死恒處暗冥若聞禁戒廣學多聞即言我是下根凡愚自非大聖何能具依若聞王課種種苦使勒同俗役便言我是出家淨行沙門高於人天重逾金玉豈預斯事故佛藏經云譬如蝙蝠欲捕鳥時則入穴為鼠欲捕鼠時則飛空為鳥而

實無有大鳥之用其身臭穢但樂暗冥舍利弗破戒比邱亦復如是旣不入於布薩自恣亦不入王者使役不名白衣不名出家如燒屍殘木不復中用又成實論云不為修善故食則唐養怨賊亦壞施主福損人供養如是不應食人之食又佛藏經云得出家已自稱沙門不能堪受如實佛化於此法中不能修心不得滋味振手而去隨在惡道猶如豚子捨牀褥去破戒比邱當於百千萬億劫數割截身肉以償施主若生畜生身常負重所以者何如析一髮

為千億分破戒比丘尚不能消一分供養況能消他衣服飲食卧具醫藥如是等人於我法中出家求道而得重罪舍利弗如是之人於我法中為是逆賊為是法賊為是欺誑詐偽之人但求活命貪重衣食是則名為樂世奴僕又增一阿含經云或有人得供養衣被飲食牀褥卧具病瘦醫藥彼得已便自食噉不起染著之心亦無有欲意不起諸想都無此念自知出要之法設使不得利養不起亂念心無增減猶師子王食噉小畜爾時彼獸王亦不作是念此

者好此者不好不起染著之心亦無欲意不起諸想此人亦復如是又如有人受人供養得已便自食噉起染著心生愛欲意不知出要設使不得恒生此想念彼人得供養已向諸比丘而自貢高毀蔑他人我能得利養此諸比丘不能得之猶如羣猪中有一猪出羣已詣大糞聚此猪飽食屎已還至猪羣中便自貢高我能得此好食諸猪不能得食此亦如是比丘當學師子王莫如猪也又智度論云有出家人樂合湯藥種穀植樹等不

淨活命者是名下口食觀視星宿日月風雨雷電霹靂
不淨活命者是名仰口食諂媚豪勢通使四方巧言多
求不淨活命者是名方口食若學種種呪術卜算吉凶
心術不正如是等不淨活命者是名維口食又有五種
邪命何者為五一者為利養故詐現異相奇特二者為
利養故自說功德三者為利養故占相吉凶廣為人說
四者為利養故高聲現威令人畏敬五者為利養故稱
說所得供養以動人心當知出家之人為求利養種種

邪命而活其身皆是破戒不免惡道也又出家之人須常離著若偏執一處即多住著於已偏親於他生嫉又摩訶迦葉經云佛告彌勒當來末世後五百歲自稱菩薩而行狗法譬如有狗前至他家見後狗來心生瞋恚齜齴吠之內心起想謂是我家比邱亦爾先至他施家生已家想既貪此想見後比邱瞋目視之心生嫉恚互相誹謗言某比邱有如是過汝莫親近心生嫉妬行餓鬼因貧窮之因即戒說五慳之中家慳攝也又菩薩藏

經云復次舍利子出家菩薩復有五法若成就者不值佛世不親善友不具無難失壞善根不隨安住律儀菩薩修學正法亦不速悟無上菩提舍利子何等名為出家菩薩成就五法一者毀犯尸羅二者誹謗正法三者貪著名利四者堅執我見五者能於他家多生慳嫉舍利子如是名為出家菩薩成就五法不值佛世乃至不獲無上正等菩提舍利子譬如餓狗慞惶緣路遇值璅骨久無肉膩但見赤塗言是厚味便就銜之至多人處

四衢道中以貪味故涎流骨上妄謂甜美或齩或舐或齧或吠歡愛纏附初無捨離時有剎帝利婆羅門及諸長者皆大富貴來遊此路時此餓狗遥見彼來心生熱惱作如是念彼來人者將無奪我所重美味便於是人發大瞋恚出深毒聲惡眼邪視露現齒牙便行齧害舍利子於意云何彼來人者應為餘事豈復求此無肉赤塗之璅骨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不也世尊不也善逝佛告舍利子若如是者彼慳餓狗以何等故出深毒聲

現牙而吠舍利子言如我意解恐彼來入貪著美膳必能奪我甘露良味由如是意現牙吠耳佛告舍利子如是如汝所言當來末世有諸比丘於他施主勤習家慳躭著屎尿妄加纏裹雖值如來具足無難而便委棄不修正檢此之比丘我說其行如前癡狗舍利子我今出世憐愍衆生欲止息故專思此事為如是等諸惡比丘說此譬喻復次舍利子是諸菩薩摩訶薩為欲利益安樂無量衆生故求於佛智行毗利耶波羅蜜多彼諸菩

薩摩訶薩於巳身肉尚行惠施況復規求妄想惡肉而於他家起諸慳嫉舍利子彼諸比丘慳他家故我說是人為癡丈夫為活命者為守財穀奴僕隷者為重世財寶玩縛者唯於衣食所欽尚者為求妄想貪嗜惡肉起慳嫉者舍利子我今更說如是正法彼諸比丘先至他家不應見餘比丘而生嫉妬若有比丘違我法敎見餘比丘或作是言此施主家先為我識汝從何來乃在此耶我於此家極為親密調謔交顧汝從何來輙相侵奪

舍利子以何等故彼慳比丘於後來者偏生嫉妬舍利子由諸施家許其衣鉢飲食臥具病緣醫藥及供身等資生什物彼作是念恐彼施主將先許於施後來者由如是故即此比丘於施主家起三種過一者起住處過見餘比丘或起恨言我於今者當離此處二者凡所習近當言未知應與不應三者於不定家妄起諸過舍利子彼慳比丘於後來人發三惡言一者說住處過以諸惡事增益其家令後比丘心不樂住二者於後比丘所

有實言反爲虛說三者詐現善相諂附是人伺有微隙
對衆喚舉舍利子如是比邱於他施主家生慳嫉者速
滅一切所有白法永盡無遺又迦葉經云出家之人有
四放逸入於地獄一多聞放逸二利養放逸三親友放
逸四頭陀放逸此四放逸之人良由惡人入於佛法不
求出世苟貪名利以活身命故入惡道又最妙勝定經
云千年之後三百年中浩浩亂哉逃奴走婢亾家失國
多不存活入吾法中猶如羣賊劫奪良善當爾之時十

二部經沉没於地不復讀誦經典設有頭陁者多不如法常遊聚落不在山林乃至法師解說佛語萬不著一爾時多有白衣若男若女持戒淨行呵責比丘白衣去後共相謂言今我解者如佛口說或邪言綺語無義之語以作義語如盲人指天上日若大若小等又正法念經云彼惡比丘現持戒相令彼檀越心信敬已共諸朋侶數數往到彼檀越家如是比丘隨已所聞少知佛法共其同侶為彼檀越說所知法如是方便欲令檀越迴

彼比丘所得利養而施與之如是比丘形相沙門第一大賊到檀越家方便劫奪他人財利及以供養如是比丘見他財利見他供養生貪嫉者不曾少時眼開合頃暫作善法彼惡比丘破戒沙門捨離坐禪讀誦等業無一念間不攝地獄餓鬼畜生以此文證貪利招苦勿現善相以求名利故諸出家縱能持戒勿解經義未必斷惑由不觀理不斷結故多現善相謂已過人設聞勝智說實無我則不信受言非正理因茲謗法及行道者增

長我慢死墮地獄是故愚人縱能依戒以無法智多起罪行又大寶積經云出家之人有二種縛一者見縛二者利養縛又有二種障法一者親近白衣二者憎惡善人又有二種癰瘡一者求見他過二者自覆其罪又有二種不淨心一者讀誦外道經書二者多畜諸好衣鉢又涅槃經云出家之人有四種惡病是故不得四沙門果何等四病謂四惡欲一為衣欲二為食欲三為卧具欲四為有欲有四良藥能療是病一糞掃衣能治比丘爲衣惡欲二乞食能

破比丘為食惡欲三樹下坐能破比丘為臥具惡欲四身心寂靜能破比丘為有惡欲以是四藥除是四病是名聖行如是聖行則得名為少欲知足也又大集經云破戒人者一切十方無量諸佛所不護念雖名比丘不在僧數何以故入魔界故我都不聽毀戒之人受人信施如萆歷子何以故是人遠離如來法故又正法念經偈云

若無讀誦心　無禪無漏盡　雖有比丘形

如是非比丘　寧食蛇毒蟲　及以烊金等

終不破禁戒　而食僧飲食

故大莊嚴經論偈言

若毀犯禁戒　現世惡名聞　為人所輕賤

命終墮惡道

又智度論說破戒之人人所不敬其家如冢人所不到破戒之人失諸功德譬如枯樹人不愛樂破戒之人如霜蓮華人不喜見破戒之人惡心可畏譬如羅剎破戒比丘雖形似善人內無善法雖復剃頭染衣次第捉籌名為比丘

實非比邱破戒之人若著法服則是熱銅鐵鍱以纏其身若持鉢盂則是盛烊銅器若所噉食即是吞燒鐵丸飲熱烊銅若受人供養供給則是地獄獄卒守人若入精舍則是入大地獄若坐衆僧牀榻是爲坐熱鐵牀上破戒之人常懷怖懼如重病人常畏死至破戒之人死後墮惡道中若在銅橛地獄獄卒羅刹問諸罪人汝何處來答言我苦極悶不知來處但患饑渴若言渴者是時獄卒即驅逐人令坐熱銅橛上以鐵鉗開口灌以烊銅若言饑者坐之銅

擲呑以鐵丸入口口燋入咽咽爛入腹腹破燋熨五藏爛
壊直過墮地此諸人等由宿何因緣劫盜他財以自供口
諸出家人或時詐病多求酥油石蜜或無禪無戒無有智
慧而多受人施或惡口傷人如是等種種因緣宿業力故
墮銅擲地獄中不可稱説行者應當一心受持戒律又未
曾有經云有諸比邱言行不同心口相違或為利養錢財
飲食或為名譽要集眷屬或有厭惡王法使役出家為道
都無有心向三脫門度三有苦以不淨心貪受信施不知

後世彌劫受殃償其宿債設更修善生天仍有餘罪天中亦受又正法念經云若有天人於先世有偷盜業未盡爾時自見諸天女等奪其所著莊嚴之具奉餘天子等不可具述又像法決疑經云未來世中一切俗人輕賤三寶正以比丘比丘尼不如法故身披法服經理俗緣或復市肆販賣自活或復涉路商賈求利或作畫師經生像匠工巧之業或占相男女舍屋田園種種吉凶或飲酒醉歌舞作樂圍棋六博或貪財求利延時歲月廢忘經業或呪術治

病假託經書修禪占事以邪活命或行醫針灸合和湯藥診脉處方男女交雜因私致誤敗善增惡招俗譏謗良由於此夫出家之人為求解脫先須離罪以戒為首若不依戒衆善不生如人無頭諸根亦壞名為死人故解脫道論云如人無頭一切諸根不能取塵是時名死如是比丘以戒為頭若頭斷已失諸善法於佛法為死亦如死屍大海不納故四分律偈云

譬如有死屍　大海不容受　為疾風所飄

棄之於岸上

又智度論偈云

衆僧大海水　結戒為畔際　若有破戒者

終不在僧數

又僧祇律云爾時有比丘將一沙彌歸看親里路經曠野中道有非人化作龍右遶沙彌以華散上讚言善哉大得善利捨家出家不捉金銀及錢比丘到親里家問訊已欲還時親里婦語沙彌言汝今還去道逈多乏可持是錢去市易所須沙彌受取繫著衣頭而去中道非人見沙彌持

錢在比邱後行復化作龍來左遶沙彌以土坌上說是言汝失善利出家修道而捉錢行沙彌便啼比邱顧視問沙彌言汝何故啼沙彌言我不憶有過無故得惱師言汝有所捉耶答言持是錢來師言捨棄棄已非人復如前供養爾時大目揵連共專頭沙彌食後到閻浮提阿耨大池上坐禪時專頭沙彌見池邊金沙便作是念我今當盛是沙可著世尊澡漼下尊者目連從禪覺已即以神足乘虛而還時專頭沙彌為非人所持不能飛空時目連廻見喚沙

彌來答言我不能得往問汝有所持耶答言持是金沙汝應捨棄捨已即乘空而去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不聽沙彌捉金銀及錢又百喻經云昔有愚人養育七子一子先死時此愚人見子既死便欲停置於其家中自欲棄去傍人見已而語之言生死道異當速莊嚴致於遠處爾時愚人聞此語已即自思念若不得留要當葬者須更殺一子停擔兩頭乃可勝致於是更殺一子而擔負之遠葬林野時人見之深生嗤笑怪未曾有譬如比丘私犯

一戒情懺改悔默然覆藏自說清淨或有知者即語之言出家之人守持禁戒如護明珠不使缺落汝今云何違犯所受欲不懺悔犯戒者言苟須懺者更就犯之然後當出遂更犯戒多作不善爾乃頓出如彼愚人一子既死又殺一子今此比丘亦復如是又涅槃經佛說偈言

莫輕小惡　以為無殃　水滴雖微

漸盈大器

又百喻經云昔有國王有一好樹高廣極大當生勝果

香而甜美時有一人來至王所王語之言此之樹上將生美果汝能食不即答王言此樹高廣雖欲食之何由能得即便斷樹望得其果既無所獲徒自勞苦後還欲竪樹巳枯死都無生理世間之人亦復如是如來法王有持戒樹修諸功德不解方便反毀其禁如彼伐樹復欲還活都不可得破戒之人亦復如是又戒消災經云佛在世時有一縣人皆奉行五戒十善無釀酒者中有大姓家子欲遠賈販臨途父母語曰汝勤持五戒十善

慎莫飲酒犯佛重戒行到他國見舊同學歡喜出蒲萄
酒欲共飲之固辭不飲主人殷勤不獲從之後還家具
首上事父母報言汝違吾戒亂法之漸非孝子也便以
得物遂令出國乃到他國住客舍家主人事三鬼神能
作人形對面飲食與人語言事之積年居財空盡而家
疾病死喪不絕私共論之鬼知人意鬼共議言此人財
產空訖正為吾等未曾有益今相厭患宜求珍寶以施
與之便行盜他國王庫藏好寶積置園中即報言汝事

吾歷年勤苦甚久今欲福汝使得饒富主人欣然入園
見物負輦歸舍辭謝受恩明日設食請鬼神詣門見舍
衛國人在主人舍便奔走而去主人追呼既已顛下走
去何為神曰卿舍尊客吾焉得前重復驚走主人思惟
吾舍之中無有異人正有此人即出言語恭設已竟因
問之曰卿有何功德吾所事神畏子而走客具說佛功
德主人言吾欲奉持五戒因從容受三自歸五戒一心
精進不敢懈怠因問佛處答在舍衛國給孤獨園主人

一心到彼經歷一亭中有一女人端正是噉人鬼婦行路逈遠時日逼暮從女人寄宿女人即報言慎勿留此宜急前去男子自念前舍衛國人具佛四戒我神尚畏我已受三歸五戒心不懈怠何畏懼乎遂自留宿時噉人鬼見護戒威神去亭四十里一宿不歸明日男子前進見鬼所噉人骨骸狼藉心怖而悔退自思惟不如擕此女人將歸本土共居如故即却廻還因從女人復求留宿女人謂男子曰何須廻耶答曰行計不成故廻還

耳復寄一宿女人言卿死矣吾夫是噉人之鬼方來不久卿宜急去此男子不信還止不去更迷惑婬意復生不信不復信佛三歸五戒天神即去鬼得來還女人恐畏食此男子藏之甕中鬼聞人氣謂婦言爾得肉耶吾欲噉之婦言我不行何從得肉婦問鬼言卿昨何以不歸鬼言坐汝所為而舍宿尊容令吾被逐甕中男子逾益恐怖婦言何以不得肉乎鬼言只為汝舍佛弟子天神逐我出四十里外露宿震怖于今不安故不得肉婦

因問夫佛戒云何鬼言大饑極急以肉將來不須問此

此是無上正真之戒吾所敢說耶婦言但為我說之我

當與卿肉鬼因為說三歸五戒鬼初一說戒時婦輙受

之至第五戒心報口誦男子於氣中識五戒隨受之天

帝釋知此二人心自歸依佛即選善神五十人擁護兩

人鬼遂走去到明日婦問男子汝怖乎答曰大怖蒙仁

者恩心悟識佛婦言男子何以迴還答曰吾見新舊死

人骸骨縱横恐畏故還耳婦言骨是吾所棄者吾本良

家之女為鬼所略將吾作妻悲窮無訴今蒙仁恩得聞佛戒離於此鬼二人共還道塗四百九十八人共到佛所一心聽經心開意解皆作沙門得阿羅漢果然此二人是四百九十八人前世之師人求道時要當得其本師及其善友爾乃解耳又灌頂經云佛告梵志昔迦羅奈大國有婆羅門子名曰執持富貴大姓不奉三寶事九十五種之道以求福祐久久之後聞其國中有賢長者輩盡奉佛法僧化導皆得富貴長壽安隱又能度脫

生老病死受法無窮今世後世不入三惡道中執持長者作是念言不如捨置餘道奉敬三寶即便詣佛頭面著地為佛作禮白佛言今我所事非真故歸命於佛耳當哀愍我故去濁穢之行受佛清淨快言於是世尊為受三歸五戒法竟作禮而去於是以後長者執持到他國中見人殺生盜人財物見好色女貪愛戀之見人好惡便諭導之見飲酒者便欲追之心意如是無一時定便自念言悔從佛受三歸五戒重禁之法作如是念我

當歸佛三歸五戒之法即詣佛所而白佛言前受三歸五戒之法多可禁制不得復從本意所作念自思惟欲罷不能事佛可爾與不何以故佛法尊重非凡類所事當可還法戒乎佛默然不應言已未絶口中便有自然鬼神持鐵椎拍長者頭復有鬼神解脱其衣裳復有鬼神以鐵鉤鉤其口中曳取其舌有婬女鬼神以刀拘割其陰又有鬼神烊銅沃其口中前後左右諸鬼神競來分裂取其血噉食之長者執持恐怖戰慄無所歸投面

如土色又有自然之火焚燒其身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諸鬼神輩急持長者不令得動佛見如是哀愍念之因問長者汝今當復云何長者口噤不能復言但得舉手自搏而已從佛求哀悔惡歸善佛便以威神救度長者諸鬼神王見佛世尊以威神力救度長者各各住立一面長者於是小得穌息便起叩頭前白佛言我身中有是五賊牽我入三惡道中坐欲作罪違負所受願佛哀我受我懺悔佛言汝自心口所為當咎阿誰長者白佛

我從今日改往修來奉受三歸及五戒法持月六齋奉三長齋燒香散花懸雜旛蓋供事三寶從今已去不敢復犯破歸戒法佛言如此言者是為大善汝今受是三歸五戒莫復如前受戒法也破是歸戒名為再犯若三犯者為五官所得便輔王小臣都錄監司五帝使者之所得便收神錄命皆依本罪是故我說是言勸受歸戒者鬼神護助諸天歡喜十方無量諸佛菩薩羅漢皆共稱歎是清信士女論其終時佛皆分身而往迎之不使

持戒男女人墮惡道中若戒羸者當益作福頌曰

茫茫惚惚　夙夜昏馳　色心染著

不覺日滋　身色漏虛　朝多推移

戒瓶既破　淨報何施　七支不護

三業失威　賢聖共捨　神鬼競嗤

淨衆不納　擯同死屍　一墜幽塗

萬劫長縻

感應緣略引四驗

晉沙門竺曇遂

宋沙門釋智達

宋沙門釋曇典

隋沙門釋慧曇

晉太元中謝家沙門竺曇遂年二十餘白晳端正流俗沙門身嘗行經青溪廟前過因入廟中看暮歸夢一婦人來語云君當來作我廟中神不復夕曇遂夢問婦人是誰婦人云我是青溪中姑如此一月許便卒病臨死

謂同學年少我無福亦無大罪死乃當作青溪廟神諸君行便可見看之既死後諸年少道人既至便靈語相勞問音聲如昔時臨去云久不聞唄思一聞之其伴慧覲便為作唄訖其神唱讚語云岐路之訣尚有悽愴況此之乖形神分散窈冥之歎情何可言既而歔欷不自勝諸道人等皆為流涕右此一驗出續搜神記

宋沙門智達者益州索寺僧也行頗流俗而善經唄年二十三宋元徽三年六月病死身暖不殯遂經二日稍

還至三日旦而能言視自說言始困之時見兩人皆著黄布袴褶一人立于戶外一人逕造牀前曰上人應去可下地也達曰貧道體羸不堪涉道此人復曰可乘轝也言卒而轝至達既昇之意識怳然不復見家人屋及所乘轝四望極目但覩荒野途逕艱危示道登躡之不得休息至于朱門牆閫甚華達入至堂下堂上有一貴人朱衣冠幘據傲牀坐姿貌嚴遠甚有威容左右兵衛百許人皆朱柱刀列直森然貴人見達乃斂顔正色謂

曰出家之人何宜多過達曰有識已來不憶作罪問曰誦戒廢不達曰初受具足之時實常習誦比逐齋講恒事轉經故於誦戒時有虧廢復曰沙門時不誦戒此非罪何為可且誦經達即誦法華三帙而止貴人勅所錄達使人曰可送置惡地勿令太苦二人引達將去行數十里稍聞轟磕鬧聲沸火而前路轉闇次至一門高數十丈色甚堅黑蓋鐵門也牆亦如之達心自念經說地獄此其是矣乃大恐怖悔在世時不修業行及大門裏

開聲壯久久靖聽方知是人呌呼之響門裏轉闇無所
復見時火光乍滅乍揚見有數人反縛前行後有數人
執杖杖之血流如泉其一人乃達從伯母彼此相見意
欲共語有人曳之殊疾不遑得言入門二百許步見有
一人物形如米囷可高丈餘二人執達擲置囷上囷裏
有火焰燒達身半體皆爛痛不可忍自囷墜地悶絶良
久二人復將達去見有鐵鑊十餘皆煑罪人人在鑊中
隨沸出没鑊側有人以杈刺之或有攀鑊出者兩目沸

凸舌出尺餘肉盡炘爛而猶不死諸鑊皆滿唯有一鑊
尚空二人謂達曰上人即時應入此中達聞其言肝膽
塗地乃請之曰君聽貧道一得禮佛便至心稽首願免
此苦伏地食頃祈悔特至既而四望無所復見唯覩平
原茂樹風景清明而二人猶導達行至一樓下樓形高
小上有人裁得容坐謂達曰沙門現受輕報殊可欣也
達於樓下忽然不覺還就身時達今猶存在京寺也齋
戒逾堅禪誦彌固

宋沙門釋曇典白衣時年三十忽暴疾而亡經七日方活說初亡時見兩人驅將去使輦米伴輦可有數千人晝夜無休息見二道人云我是汝五戒本師來慰問之師將往詣官主云是貧道弟子且無大罪歷算未窮即見放遣二道人送典至家住其屋上具約示典可作沙門勤修道業言訖下屋道人推典著屍腋下於是而穌後出家經二十年以元嘉十四年亡右二驗出冥祥記

隋東川釋慧曇不知何人辯聰令逸大小通明住寶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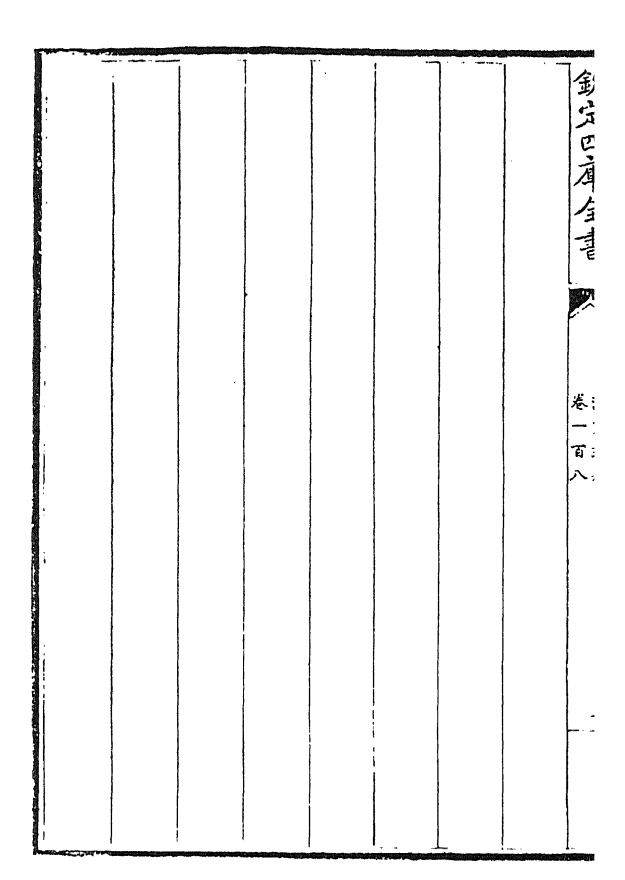
寺褋帶衆經以四月十五日臨說戒時僧並集堂曇居上首乃白衆曰戒本防非人人誦得何勞徒衆數數聞之可令一僧竪義令後生開悟曇氣岸風格當時無敢抗者咸順從之訖於後夏末常廢說戒至七月十五日旦將昇草座失曇所在大衆以斯歲末受交廢自恣一時崩騰四出追覓乃於寺側三里許於古冢間得之遍體血流如刀割處借問其故云有一丈夫執三尺大刀厲色瞋曇改變布薩妄充竪義刀膾身形痛毒難忍因

接還寺端情懺悔乃經十載說戒布薩讀誦衆經以爲常業臨終之日異香迎之神色無亂欣然而卒咸嘉徵祥即世懲革右此一驗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一百八

音釋

嘔五口切吐也　矬昨禾切短也　蝙蝠蝙卑連切蝠方六切　齴齜齴音崖齜音柴齴齜齒不正也　璅蘇古切交加連瑣也　齩五巧切齧也　舐神帋切以舌餂物也　鍱與涉同與葉同　診章忍切候脉曰診　恌徒弔切與掉同　噤巨禁切口閉也　蹹胡臘切　炘香靳切炙也



法苑珠林卷一百九

唐 釋道世 撰

受齋篇第八十九

述意部

夫正法所以流布貴在尊經福田所以增長功由齋戒故捨一飡之供福紹餘糧施一錢之資果超天報所以福田可重財累可輕共樹無遮之會等招無限之福也

引證部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四姓請佛飯時有一人賣牛湩大姓留止飯教持齋戒受聽經已及歸婦言我朝相待未飯便強令夫飯壞其齋意雖爾七生天上七生世間師曰一日持齋有六十萬歲餘糧復有五福一曰少病二曰身安隱三曰少婬意四曰少睡臥五曰得生天上常識宿命所行事也又波斯匿王欲賞末利夫人香瓔喚出宮視夫人於齋日著素服而出在六萬夫人中明如

日月倍好加常王意怏然加敬問曰有何道德炳然有異夫人白王自念少福稟斯女形情態垢穢日夜命促懼墜三塗是以月月奉佛法齋割愛從道世世蒙福願以香瓔奉施世尊又中阿含經云爾時鹿子母毗舍佉平旦沐浴著白淨衣將子婦等眷屬往詣佛所稽首作禮白世尊曰我今持齋善世尊問曰居士婦今持何等齋耶齋有三種云何為三一者放牛兒齋二者尼揵齋三者聖八支齋云何名放牛兒齋者若放牛兒朝放澤

中晡收還村彼還村時作如是念我今日在此處放牛明日當在彼處放牛我今日在此處飲牛明日當在彼處飲牛我牛今日在此處宿止明日當在彼處宿止如是有人若持齋時作是思惟我今日食如此之食明日當食如彼食也我今日飲如此之飲明日當飲如彼飲也我今日含消如此含消明日當含消如彼含消其人於此晝夜樂著欲過是名放牛兒齋若如是持齋不獲大利不得大果無大功德不得廣布云何名尼揵齋耶

若出家尼揵者彼勸人曰汝於東方過百由延外有衆生者擁護彼故棄捨刀杖如是南西北方亦爾或脫衣裸形我無父母妻子勸進虛妄之言將為真諦或執苦行自餓諸邪法等是名尼揵齋也若如是持齋者亦不獲大利不得大果無大功德不得廣布云何名為聖八支齋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作是思惟阿羅訶真人盡形壽離殺斷殺棄捨刀杖有慚有愧有慈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蜫蟲於煞淨心乃至盡形壽離非時食斷非時

食一食不夜食樂於時食我以此支於阿羅訶等同無異是故說齋彼住此聖八支齋已於上當復憶念如來無所著等十號出世淨法捨離穢汙惡不善法是名聖八支齋也若族姓女持聖八支齋者身壞命終得生六欲天遠得四沙門果又僧祇律云佛住舍衛城南方有邑名大林時有商人驅八頭牛到北方俱多國有一商人共在澤中放牛時有離車捕龍食之捕得一龍女女受布薩法無有害心然離車牽鼻牽行商人見之即起

慈心問離車言汝牽此龍欲作何等答言我欲殺噉商人言勿殺我與汝一牛貿取捕者不肯乃至八牛方言此肉多美今為汝故我當放之時商人恐放龍女去已商人念言此是惡人恐復追逐更遣捕取放别池中隨逐看之龍變為人語商人言天施我命今欲報恩可共入宫當報天恩商人答言龍性率暴瞋恚無常或能煞我答不爾前人繫我我力能殺彼人但以受布薩法都無殺心何况天今施我壽命而當加害若不去者小住

此中我先摒擋即便入去後入宫内見龍門邊二龍繫在一處商人問言汝為何事被繫答言此龍女半月中三日受齋法我兄弟守護此龍女為不堅固為離車所捕以是被繫唯願天慈語令放我龍女摒擋已即呼入宫坐寶牀上龍女白言龍中有食能盡壽消者有二十年消者有七年消者有閻浮提人食者未知天今欲食何食答言欲須閻浮提食即持種種飲食與之商人問龍女言此龍何故被繫龍女言此有過我欲殺之商人

言汝莫煞不爾要當殺之商人言汝放彼者我當食耳白言不得直爾放之當罰六月擯置人間商人見龍宮中種種寶物莊嚴宮殿商人便問言汝有如是莊嚴用受布薩何為答言我龍法有五事苦何等為五謂生時眠時婬時瞋時死時一日之中三過皮肉落地熱沙薄身復問汝欲求何等答言人道中生為畜生中苦不知法故欲就如來出家龍女即與八餅金語言此金足汝父母眷屬終身用之不盡語言汝合眼即以神變持著

本國以八鉼金持與父母此是龍金截已更生盡壽用之不可盡時思念仁慈不得不行暫救龍女恩報彌鍾况持大齋受福寧小又菩薩受齋經云某自歸佛自歸法自歸比邱僧某身所行惡口所言惡意所念惡今已除棄某若干日若干夜受菩薩齋自歸菩薩佛告須菩提菩薩齋日有十戒第一菩薩齋日不得著脂粉華香第二菩薩齋日不得歌舞打鼓伎樂裝飾第三菩薩齋日不得卧高牀上第四菩薩齋日過中已後不得復食第五菩薩齋日不得持刀金銀

珍寶第六菩薩齋日不得乘車牛馬第七菩薩齋日不得
撾兒子奴婢畜生第八菩薩齋日皆持是齋從分檀布施
得福菩薩齋日去卧時於佛前叉手言今日一切十方其
有持齋戒者行六度者某皆助安無量勸助歡喜福施十
方一切人非人等所在勤苦尼難之處皆令得福解脫憂
苦出生為人安隱富樂無極第九菩薩齋日不得飲食盡
器中第十菩薩齋日不得與女人相形笑共座席女人亦
爾是為十戒不得犯不得教人犯亦不得勸勉人犯　菩

薩解齋法言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僧某若干日若干夜持菩薩齋從分檀布施當得六波羅蜜如諸菩薩六萬菩薩法齋日夜一分禪一分讀經一分卧是為菩薩齋日法　從正月十四日受十七日解從四月八日受十五日解從七月一日受十六日解從九月十四日受十六日解
述曰既受齋已若欲解齋要待明相出時始得食粥不爾破齋何名明相如薩婆多論云明相有三種色若日照閻浮提樹則有黑色若照樹葉則有青色若過樹葉則有白

色於三色中白色為正始得解齋食其粥也頌曰

令月建清齋　佳辰召無疆　四部依時集

七衆會昇堂　蕭條清梵舉　哀怨動宮商

香氣騰空上　乘風散遐方　歎德研沖邃

詞辯暢玄芳　折煩呈妙句　臨時折婉章

緇素相依託　財法發神光　福田今夕滿

恩慧導存亾

感應緣　略引四驗

東晉沙門法顯

宋沙門僧伽達多

宋居士郭銓

高齊沙門寶公

東晉徐州吳寺太子思惟像者晉沙門法顯勵節西天歷遊聖迹往投一寺大小逢迎顯時遇疾主人上座親事經理勑沙彌為客僧覓本鄉齋食倏忽往還脚有瘡血云往彭城吳蒼鷹家求食為犬所嚙顯怪其旋轉

之間而遊數萬里外方悟寺僧並非常人也後隨舶還國故往彭城追訪得呉蒼鷹具狀問之答有是事便詣餘血塗門之處顯曰此羅漢聖人血也當時見為覓食耳如何遂損耶鷹聞慚悚即捨宅為寺自往揚都求諸經像正濟江中船遂傾側忽有雙骨各長一丈隨波騰漾掩入船中即得安流昇岸以事奏聞乃龍齒也鷹求像未獲泝江西上暫息林間遇見婆羅門僧持此像行曰欲往徐州與呉蒼鷹供養鷹曰必如來言弟子是也

便付像將還至京詔令摸取十軀皆足下施銘而人莫辨新舊任鷹採取像又降夢示其本相恰取還得本像東還徐州每放異光元魏孝文請入北臺至髙齊後主遣使者常彪之迎還鄴下齊滅周廢為僧藏之大隋開教還重光顯今在相州大慈寺右此一驗見晉文雜錄

宋京師道林寺有沙門僧伽達多僧伽羅多等並博通經論偏以禪思為業以元嘉之初來遊宋境達多常在山中坐禪日時將逼念欲受齋乃有羣鳥銜果飛來授

之達多思惟昔獼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授食何為不可於是受進食之右一驗出梁高僧傳

宋順陽郭銓字仲衡晉益州刺史亡後三十餘載元嘉八年忽見形詣女壻南陽劉凝之家車衛甚盛謂凝之曰僕有謫事可見為作四十僧會當得免也言終不見劉謂是魍魎不以在意後夕銓又與女夢言吾有謫罰已告汝壻令為設會不能見矜耶女晨起見銓從戶過怒言竟不能相救今便就罪女號踊留之問當何處設

齋答云可歸吾舍倏然復没凝之即狼狽供辦會畢有人稱銓信與凝相聞言感君厚惠事始獲宥言已失去於是而絶右一驗出冥祥記

嵩齊初沙門竇公者嵩山高栖士也旦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禺中忽聞鐘聲尋響而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趣乃見一寺獨據深林三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云靈芝寺門外五六犬其犬如牛白毛黑喙或踊或卧以眼眄竇竇怖將返須臾胡僧外來竇喚

不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內犬亦隨入良久實見無人漸入次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閉進至講堂唯見牀榻高座儼然實入西南隅牀上坐久之忽聞棟間有聲仰視見開孔如井大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訖自相借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章成都長安隴右薊北嶺南五天竺等無處不至動即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鑒禪師講會各各豎義大有後生聰俊

難問詞旨鋒起殊為可觀不覺遂晚而至實本事鑒為和上既聞此語望得叅話希展上流整衣將起咨諸僧曰鑒是實和上諸僧直視忽隱寺所獨坐磐石柞木之下向之寺宇一無所見唯覩巖谷禽鳥翔集喧亂切心出以問尚統法師尚曰此寺名趙時佛圖澄法師所造年歲久遠賢聖居之非凡所住或沉或隱遷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鐘聲見侯君素旌異記錄

破齋篇第九十

述意部

惟無常苦空之悲念生老病死之患長夜悲倒懸之苦漂輪陷墜之溺思之痛傷亦深可懼也良由福田輕薄信施難消齋戒無固事等坯瓶易毀難持又同霜露我人轉甚著逾膠漆不懼累劫之殃但憂一身之命所以飽食長眠何異狏犬破齋夜食鬼道無殊是故施主失應時之福眾僧損良田之種也

引證部

如舍利弗問經云舍利弗白佛言有諸檀越造僧伽藍厚置資給供來世僧有似出家僧非時就典食僧索食而食與者食者得何等罪其本檀越得何等福佛言非時食者是破戒人是犯盜人非時與者亦破戒人亦犯盜人盜檀越物是不與取非施主意施主無福以失物故猶有發心置立之善舍利弗言時受時食食不盡者非時復食或有時受至非時食復得福不佛言時食淨者是即福田是即出家是即僧伽是即天人良友是即

天人尊師其有不淨者猶為破戒是大劫盜是即餓鬼
為罪窟宅非時索者以時非時輙與是與食者是名退
道是名惡魔是名三惡道是名破器是名癩病人壞善
果故偷乞自活是故諸婆羅門不非時食外道梵志亦
不邪命食況我弟子知法行法而當爾耶凡如此者非
我弟子是盜我法利著無法人是名盜食非法之人盜
與盜受一團一撮片鹽片酢皆死墮燋腸地獄吞熱鐵
丸從地獄出生猪狗中食諸不淨又生惡鳥人怪其聲

後生餓鬼還伽藍中處其園内噉食糞穢並百千萬歲更生人中貧窮下賤人所棄惡不可言說人不信用不如盗一人物其罪尚輕割奪多人故良福田故斷絶出世道故又揵陀國王經云佛在世時時有國王號名揵陀奉事婆羅門婆羅門居在山中多種果樹時有擔棋人毁其果樹婆羅門見之便將詣王所言是人無狀殘敗我果樹王當治殺王敬事婆羅門不敢違之即為殺之自後未久有牛食人稻其主遂捶折其一角血流備

面痛不可忍牛遥到王所白言我實無狀食此人少稻
令折我角稻主亦追到王所王曉鳥獸語王語牛言我
當為汝殺之牛即報言今雖殺此人亦不能令我不痛
但當約勑後莫取之如我王便感念言我事婆羅門但
坐果樹令我殺人不如此牛今事此道復不免生死何
用此道便到佛所五體投地為佛作禮願受五戒十善
佛言布施持戒現世得福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其德無
量後生天上王即歡喜得須陀洹阿難白佛言此王與

牛本何因緣佛言乃昔拘那含牟尼佛時王與牛為兄弟作優婆塞共持齋戒一日一夜王守法精進不敢懈怠壽終昇天天上壽盡下為國王牛時犯齋夜食後受其罪罪畢復作牛五百世尚有宿識故來開悟王意牛後七日壽終上生天上佛言四輩弟子受持齋戒不可犯也又法句喻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精舍中為天人龍鬼神説法東方有國名欝多羅波提有婆羅門等五百人相率欲詣恒水岸邊有三祠神池沐浴

垢穢裸形求仙如尼揵法道由大澤迷不得過中道乏
糧遥望見一大樹如有神氣想有人居馳趣樹下了無
所見婆羅門等舉聲大哭饑渴委厄窮死斯澤樹神現身
問諸梵志道士那來今欲何行同聲答曰欲詣神池澡
浴望仙今日饑渴幸哀矜濟樹神舉手百味飲食從手
流溢給衆飲食皆得飽滿其餘飲食足供道糧臨當别
去詣神請問本行何德致此巍巍神答梵志吾本所居
在舍衛國時國大臣名曰須達飯佛衆僧於市市酪無

提酪者倩我提之往到精舍使我斟酌訖行澡水儼然聽法一切歡喜稱善無量時我奉齋暮還不飡婦恠問我不審何恨答曰不恨也見長者須達於園飯佛請我往齋齋名八關其婦瞋恚忿然言曰瞿曇亂俗奚足採納君毀遣則禍從此疊踧迫不已便共俱食時我爾夜年壽算盡終於夜半神來生此為此愚婦破我齋法不卒其業來生斯澤作此樹神提酪之福手出飲食若終齋法應生天上封受自然即為梵志而作頌曰

祠祀種禍根　日夜長枝條　唐苦敗身本

法齋度世仙

又百緣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於其初夜有五百天子賫持香華光明赫奕照祇洹林來詣佛所禮已却坐佛為說法得須陀洹果遶佛三帀還詣天宮於其晨朝阿難請問諸天來緣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二婆羅門隨從國王來詣佛所禮拜問訊時彼從中有一優婆塞勸二婆羅門共受齋法一求生天二求人王受已俱

還詣婆羅門聚會之處諸婆羅門言汝等饑渴可共飲食慇懃數勸不免其意求生天者即便飲食以破齋故不果所願其後命終生於龍中不食得作國王以其先身共受齋故生彼國王園池水中時守園人日日常送種種果蓏奉上獻王於池水中得一美果色香甚好作是念言我雖出入常為門監所見前却我持此果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尋即持與門監得已復作是念我雖出入復為黃門所見前却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尋即持與黃門得已復作是念夫人為我常向大

王歎譽我德我持此果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即便持與夫人得已復上大王王得果已即便食之覺甚香美即問夫人汝今何處得是果來夫人即時如實對曰我從黃門得是果來如是展轉推到園子王即召呼吾園之中有是美果何不見送乃與他人園子於是本末自陳王不聽言而告之曰自今以後常送此果若不送者吾當殺汝園子還歸入其園中號啼涕泣不能自制此果無種何由可得時彼龍王聞是哭聲化作人形來問之

言汝今何以啼哭乃爾園子具答所由龍聞是語還入水中取好美果著金槃上持與園子因復告言汝持此果奉上獻王并說吾意云我及國王昔佛在世本是親友俱作梵志共受八齋各求所願汝戒完具得作國王吾戒不全生在龍中我今還欲奉修齋法求捨此身願為語汝王為我求八關齋文送來與我若其相違吾覆汝國用作大海園子於是納受果槃奉獻王已因復說龍所囑之語王聞是已甚用不樂所以然者當爾之時

乃至無有佛法之名況復得有八關齋文若其不獲恐見危害思念此理無由可辦時彼國王有一大臣最可敬重而告之言龍從我索八關齋文仰卿得之大臣答曰今世無法云何可得王復告言汝若不獲吾必殺卿大臣聞已却退至家顏色異常甚用愁惱時臣有父年在耆舊每從外來見子顏色改易異常尋即問言即向父說委曲諸理父答子言吾家堂柱我見有光汝為就伐試取破看之得經二卷一是十二因緣二是八關齋文大臣得已甚用歡喜著金

槃上奉獻與王王得之喜不能自勝送與龍王龍王得已甚用歡慶賫持珍寶贈遺與王各還所止共五百龍子勤加奉修八關齋法其後命終生忉利天來供養我是彼光耳佛告阿難欲知彼時五百龍子奉修齋法者今五百天子是佛說是緣時有得四沙門果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又遺教法律云若出家人乘車馬一日除五百日齋一歲三百六十日乘計除却十八萬日齋舍利弗問佛何故比丘乘騎除五百日齋者佛言比丘是知禁律人

他見生謗令他得罪除老病暫乘不犯問曰何故不論
俗人答曰出家清虛慈愍衆生故他人怪白衣穢濁常
造罪人殺戮尋常何論輕重故人見不怪也頌曰
貪心未嘗滿　福善未曾憂　專求美飲食
飽暫無恥羞　昏塵全未拭　心垢豈能除
破齋常夜食　辜負施難消　苦長命自短
業催暗中遊　漂浪四流海　難逢六度舟
小惡猶不改　大善何能修　類同園池龍

焉得齊高流

感應緣（畧引三驗）

晉俗人孫稚

齊王氏四娘

唐李思一

晉孫稚字法暉齊國般陽縣人也父祚晉太中大夫稚幼而奉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病亡祚後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門于法階行尊像經家門夫妻

大小出觀見稚亦在人衆之中隨侍像行見父母拜跪問訊隨共還家祚先病稚云無他禍祟不自將護所致耳五月當差言畢辭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復歸跪拜問訊悉如生時說其外祖父為太山府君見稚說稚母字曰汝是某甲兒耶未應便來那得至此稚答伯父將來欲以代譴有教推問欲鞭罰之稚救解得原稚兄容字思淵時在其側稚謂曰雖離故形在優樂處但讀書無他作願兄勿復憂也但勤精進繫念修善福自隨人矣

我二年學成當生國王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學成皆當上生第六天上我本亦應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緣纒縛故獨生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復歸說郲城當有厄難事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祕之故無傳者又云先人多有罪讁宜為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須復營但救先人也願父兄勤為功徳作福食時務使鮮潔一一如法者受上福次者次福若不能然然後費設耳當使平等心無彼我其福乃多祚時有婢稚未還時忽

病殆死周身皆痛稚云此婢欲叛我前與鞭不復得去耳推問婢云前實欲叛與人為期日垂至而便住云云

齊王氏名四娘永明三年病死下屍在地為莊飾者覺其心煖故未殯殮經二宿肌體稍温氣息漸還俄而能言自說有二人録之將去至一大門有一沙門踞胡牀坐見之甚驚問何故來乃罵此二人云汝誤録人來各鞭四十語此四娘女郎可去答曰向來怳怳不知道路請人示津沙門即命一人力送之行少地見其先死奴

子倚高樓上驚問四娘那忽至此欲見新婦不答不知處喚奴自送奴云不得奉送四娘但去前路應相值也投一馬鞭與之曰謹執此鞭自知行路可行數里便見新婦即四娘之娌也正被苦謫四體碌縛如裝鵝鴨法懸于路側相見悲號新婦自説生時作罪今貽此楚毒欲屈手摶頰求乞哀助而手被攣格不得至頰又聞左右受苦之聲而不覩形四娘問此為何聲答曰此是無行衆僧破齋犯戒獲此苦報呼𠮊聲也於是沿路而歸

須臾至家見其屍骸意甚憎惡不復願還不覺有人排其踣著乃得就身而稍穌活其人今休然尚存右一驗出冥祥記

唐隴西李思一今居相州之滏陽縣貞觀二十年正月已死經日而穌語在冥報記至永徽三年五月又死經一宿而穌語云以年命未盡蒙王放復歸於王前見相州滏陽縣法觀寺僧辨珪又見會福寺僧弘亮及慧寶三人並在王前辨答見冥官去慧寶死期未至宜修功德辨珪弘亮今歲必死辨珪等是年果相繼卒後寺僧

令一巫者就弘亮等舊房召二僧問之辨珪曰我為破齋今受大苦兼語諸弟子等曰為我作齋救拔苦難弟子輩即為營齋巫者又云辨珪已得免罪弘亮云我為破齋兼姧犄人長短今被拔舌痛苦不能多言相州智力寺僧慧永等說之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一百九

音釋

湩覩勇切乳汁也　蜫古䰟切蟲之總名　摒擋摒卑政切擋丁浪切　八鉼鉼薄經切正當作鉼必郢切金鈑也鈑音版　邃雖遂切深也　嚙五巧倪結二切噬齧也　彪悲幽切　銓此緣切　謫陟革切責罰也　宥于救切寬也　禺語俱切禺中巳時也　喙許穢切觜也　蒯古詣切與蒯同地名　磐薄官切大石也　柞疾各切木名　坯鋪杯切未燒瓦器也　㹠徒昆切與豚同　圊七情切溷也　倩七政切借使人也　釁許覲切隙也　蹴子六切促也　謦苦擊切與喫同噉也　譴去戰切責也　邾鍾輸切國名　殯殮殯必刃切殮力驗切　裝側霜切與庄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苑珠林卷一百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程　琰

謄錄監生臣湯汝梅

法苑珠林卷一百十

唐 釋道世 撰

賞罰篇第九十一

述意部

夫好生惡死含識之所同欣喜怒利害仁智之所不免是以居終蹈義或愜於情枉性傷和每切餘恨史遷曰死有輕於鴻毛莊周曰生則重於天下生死違性則怨

酷冥道賞罰乖序則哀聲氣結影響於耳目寤寐於精爽無往不復吁可畏哉庶權豪之地覽明鏡而絀威利欲之情啓元龜而克念無辜者獲腰領之全履福者同劫石之壽也

引證部

如百喻經云昔有二人共種甘蔗而作誓言種好者賞其不好者當重罰之時二人中一者念言甘蔗極甜若壓取汁還灌甘蔗樹必得勝既取汁溉冀望滋味反敗

種子所有甘蔗一切都失世人亦爾欲求善福恃己豪貴倚形挾勢逼脅下民陵奪財物用作福善不知將來反獲其殃如壓甘蔗彼此都失阿育王經云昔阿育王婦蓮華夫人產一子面貌端正依付法藏名曰法增目似駒那羅眼因字駒那羅王甚愛敬長為取婦字真金鬘後共王至雞頭摩寺到上座所上座夜奢知必失眼常為說法眼無常相王大夫人帝失羅乂見眼端正染心逼之子聞掩耳不順其志夫人瞋恚常求其短欲挑其眼後時

北方乾陁羅國城名得叉尸羅人民叛逆王遣鎮之後時王病口中糞臭身諸毛孔糞汁流出無人能治勑喚駒那欲紹王位帝失羅叉聞已念言彼若為王我無活理即作方便而白王言我能治王即勑國內似王病者皆勑將來我為治之時有一兒有如此病婦為問醫醫語將來為汝治之既至醫所即送與夫人夫人煞之破腹見蟲上去糞墮下行亦爾與種種藥不能令死後乃與葱蟲便即死以是因緣勸王食葱王食蟲死遂糞道

出王病得差語夫人言欲得何願答言欲得七日作王
王即聽之既得王已詐作王書語得义人云駒那羅有
大罪過急挑眼出詐作書已竟向王眠睡偷王齒印王
夢驚覺語夫人言夢見二鷲欲挑我子駒那羅眼言已
還眠復夢覺語夫人言夢見駒那羅頭髮甚長在地而
坐夫人安慰王復還眠眠已夫人得印印書遣使賫去
王復夢見牙齒墮落曉召相師占夢吉凶師言此夢必
是王子失眼之相王聞合掌歸命四方護佛道神信法

僧者顧護我子書至彼國駒那得書即信其語雇旃陁羅使挑其眼無肯挑者但緣業熟自然有人面十八醜來求挑眼王語醜人先挑一眼著我手中舉刀向眼一切人民稱怨大喚怪哉苦哉啼哭懊惱不能自勝又付法藏傳云求一惡人令出右眼置掌觀之便念耶舍本所勸誡而作是言說眼無常猶如幻化昔時奇妙今觀何愛當捨危朽之法專求最勝清淨慧眼作是觀時得須陁洹更出一眼重深思察厭惡情至得斯陁含其妻

金鬘聞夫挑眼號哭雨淚驚泣而來見已悶絶良久乃穌時駒那羅以偈曉之曰

昔吾為惡業　今日還自受　一切世間苦

恩愛會別離　汝當諦思惟　何應大啼哭

又阿育王經云時駒那羅王答婦我等自造今日受之恩愛會離何用啼為使人驅出夫婦相將彈琴歌乞以自存活展轉而行歸還本國欲入王宮門人約之即至門外象廐中宿向曉彈琴自宣苦事王聞琴聲情切憶

子即遣人喚既至王所王見眼盲形容瘦惡衣裳弊壞都不識别見少形相尋即問言汝是我子駒那羅不答言我是王聞其語悶絶躃地水灑乃穌抱著膝上手摩拭眼啼泣而言汝眼本似駒那羅故遂為字今悉無有以何為名誰挑汝眼使汝辛苦憔悴乃爾速疾語我今見汝形體憔悴譬如猛火燒我身心都悉壞盡子語王言願莫憂惱我自造業不可怨他得父王書齒印勅挑王立誓言若我勅挑當自截舌若與齒印當拔我齒

若我眼見自挑其眼王後推察知是羅义作書遣挑王
呼駡曰不吉惡物何地載汝汝於今者不自陷没汝實
我怨詐懐親附種種駡訖積胡膠火而焼煞之又付法
藏傳云時駒那羅王子起大悲心而白父言今若加報
於彼必當累劫共為怨害譬如因聲即有響應亦如嬰
兒未識義理駡辱父母無謙敬心而此父母豈於其兒
起瞋恨耶一切衆生亦復如是常為煩惱之所覆蔽愚
癡無智猶如小兒云何彷彼而生瞋恚王心毒盛不受

其語大積薪油而焚然之又阿育王經云爾時諸比丘見而問尊者優波毱多有何因緣尊者答曰駒那羅往昔波羅奈國作一獵師於山窟中得五百鹿若都殺者肉則臭爛挑其眼岀日食一鹿從是已來五百身中常被挑眼又於過去拘留孫佛入涅槃後時有國王名曰端嚴為起石塔七寶莊嚴王死之後有一惡王名曰不信壞塔取寶唯留土木駒那爾時為長者子還以七寶修治此塔復造大像共佛齊等發誓願言使我來世如

似此佛得勝解脫緣本造塔生尊貴家由昔作像常得端正以發願故今獲道迹又依王玄策西國行記云其王心知繼室妬宄欲氣而怒剰加刑繼室所是時輔佐並流配雪山東北磧鹵不毛之地摩訶菩提寺聖僧名宴沙大阿羅漢王聞高德携盲子具白前事垂哀眼明僧受王請普告國衆吾明晨說深法人持器來以承涕淚是日道俗競馳遠赴聞說十二因緣時衆悲傷泣血而已收淚總置金槃師立誓曰向所說法其理若當願

以衆淚洗王子目令得復明理若不當盲目如故於是將淚洗眼眼遂平復時王及子不勝喜慶時衆咸悦皆稱善哉聖力乃爾王子即是駒那羅王於今塔猶存焉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乞食時至著衣持鉢獨自而行欲乞於食漸漸到彼大兵將村入彼邑已即詣兵將婆羅門家到其家已即便進入於其門内鋪座而坐爾時兵將大婆羅門有二女一名難陁二名波羅時彼二女出向佛邊到佛所已頂禮佛足却住一面佛為説

法得須陁洹果乞受三歸五戒已即取佛鉢將好香美
飲食滿盛鉢中以用奉佛爾時世尊受彼食已從村而
出爾時提婆大婆羅門從他轉聞彼大沙門來至於此
聞已即作思念我昔曾請彼大沙門許施飲食我今貧
煎當作何計妻報夫提婆言乞聽可說未審爾不我憶
往昔年少之時兵將大婆羅門曾弄於我欲求世事我
時不聽彼暫捐觸而今聖夫將我與彼行於世事從其
隨索多少錢物得已而為彼大沙門作食布施爾時提

婆報其妻言此事不然我婆羅門理不合作如是之事其提婆即詣兵將所白言善哉善哉唯願借貸我五百錢若我能償此事善哉脫不能償我之夫婦二人請共入汝家為汝作力爾時兵將即與提婆錢足五百而語之言汝今將去隨意所用其事若訖更不得傳從他借貸持以償我如汝所要身自出力覔錢與我爾時提婆從兵將邊依法受取五百錢已至自已家付與其妻備辦飲食既詣林中而往佛邊欲請如來善哉大德沙門

瞿曇唯願受我明日飯食是時世尊默然受請辭佛而去至自己家城內一切巷陌皆買熟食爾時提婆即於彼夜嚴備多種甘美飯食其夜悉辦如是諸味過夜天明家內灑掃鋪牀座訖即至佛邊長跪諮白飲食已辦願赴我家爾時世尊既至食時著衣持鉢漸漸而行至提婆家隨鋪而坐夫婦自手擎持多種微妙清淨衆味飲食立於佛前以奉世尊唯願如來自恣而食是時提婆奉佛食訖别於佛邊鋪座而坐坐已世尊即為提婆

如應說法令歡喜已從座而起隨意而去爾時提婆送佛而出其提婆妻從他借衣著見佛出還即便解衣置於一處而掃除地時有一賊忽爾來偷其衣將去時妻為失衣故心大愁惱提婆送佛還家見婦大亂即便問言何故如是煩惱妻報夫言當知所借衣不知誰偷忽然失去是時提婆聞此語已心地迷悶不知所為作如是言我以從他貸五百錢用為供具汝今從他借衣而著忽復失去我家貧短以何備償當作何計爾時提婆

求欲自死即便往至屍陁林中上大樹上欲自撲地而不能墮即復大愁然彼賊入執其衣裳至屍陁林忽爾還來在於提婆所上樹下掘地埋之以土覆上於上大便放訖而去時彼提婆在於樹上遥見此事賊去以後從樹而下掘取其衣還將向舍時提婆妻掃除舍内處處分除其屋一角忽然自陷低頭觀覩地下見有一赤銅瓶其中有金乃至畧說見第二瓶第三第四悉皆是瓶更復觀看其下更見一赤銅甕亦滿中金彼見金已

即大驚呌指示夫言聖夫聖夫速來速來我已得之爾時提婆聞婦聲已作是思惟此婦可憐何故失心如是誑語云我已得衣物其前他處借衣失去我已得衣現在此其何故唱言我已得之是時提婆將衣入家問其妻言居家著者汝何所得彼婦即便指示其金語言聖夫我已得此也是時提婆復語妻言汝所失衣我亦得也而彼婦取衣向所借處還歸其主爾時提婆作是思惟我今獨自不能淹消食多許金即便携將五百錢直

還向兵將邊而償其債到已語彼大兵將言我從仁者貸五百錢今以還汝是時兵將語提婆言我前語汝不得從他舉錢償我唯出自家身力償我提婆復言我不從他貸取此物兵將復問汝從何得提婆報言我從地得此之金藏彼不承信爾時提婆即將兵將到自已家示其金藏爾時兵將見一聚炭語提婆言汝何誑也語我是炭用作金相是時提婆復更重語彼兵將言此實真金非是火炭如是再過三過已以手觸彼金藏唱示言

此是金非炭復作誓願如我善業因縁力故得此金者
乞示兵將見如此語已炭即為金兵將見此地藏金已
復問汝今供養阿誰為天為仙并及善人而彼與汝如
是願報提婆報言我於今日家唯供養是大沙門奉施
飯食或應藉彼功德果報當成兵將報言此之金藏悉
皆是彼善業因縁故生此報無人能奪無人能斷汝莫
作疑安隱而食爾時提婆作如是念以施大沙門食生
大功德心生歡喜踊躍無量遍滿其體復詣佛邊重請

佛至家飯佛以後夫妻二人鋪座聽法佛知彼等心行體性諸使薄少為說四諦得須陀洹果時諸比丘即諮問言彼之提婆及妻等昔作何業得此果報復至佛邊得諸聖法更造何業先貧後富一旦如是佛告比丘昔迦葉佛所受三歸五戒而不行布施者今提婆是然命終亡顧顧值於我以是因緣今得值我以不行布施今得貧報隨將食布施於我得現世報以是因緣汝諸比丘輩等應常須向佛汝僧邊生於恭敬希有之心猶如提婆

身現受福以慳貪不肯布施今受貧賤困苦之患頌曰

有義便合　無義便離　離卦非吉

合象成規　有功可賞　無功可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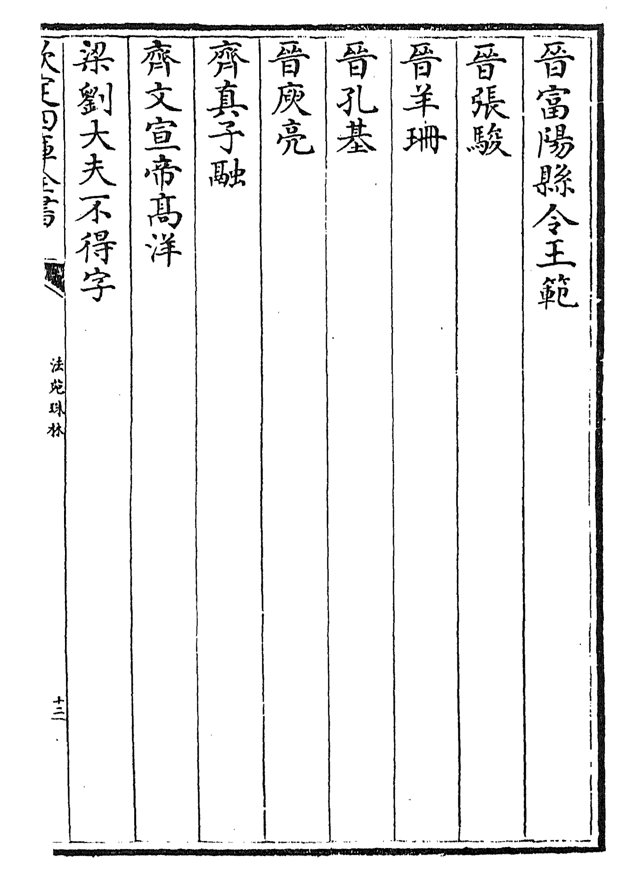
勿得枉濫　反報無疑

感應緣 畧引一十三驗

周杜國之伯恒

漢王濟左右

漢羽林中郎游殷



晉富陽縣令王範

晉張駿

晉羊珊

晉孔基

晉庾亮

齊真子融

齊文宣帝高洋

梁劉大夫不得字

陳武帝陳霸先

唐王玄策行傳西域業稱

周杜國之伯名曰恒為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恒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其友左儒九諫而王不聽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即為人見王曰恒之罪何哉王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

錡使祝以謝杜伯杜伯猶為人而至言其無罪司工錡又為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為人而見當奈何乎皇甫曰殺祝以謝之宣王乃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為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此為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為左祝為右朱衣朱冠起於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伏于弓衣而死

漢時王濟左右嘗於閤中就婢取濟衣物婢欲奸之其人云不敢婢言若不從我我當大叫此人卒不肯婢遂呼云某甲欲奸我濟即令人殺之此人具自陳訴濟猶不信故牽將去顧謂濟曰枉不可受要當訟府君於天後濟乃病忽見此人語之曰前具告實既不見理今便應去濟數日卒

漢時游殷字幼齊漢世為羽林中郎將先與司隷校尉胡軫有隙軫遂誣搆殺之殷死月餘軫得病目睛脫但

言伏罪伏罪游幼齊將鬼來於是遂死

晉富陽縣令王範有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閤下丁豐史華期二人姧通範嘗出行不還帳内都督孫元弼聞丁豐戶中有環珮聲覘視見桃英與同被而卧元弼叩戶扇叱之桃英即起攬裙理鬢躡履還内元弼又見華期帶珮桃英麝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謗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辯察遂煞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

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逕曳將去入荒澤中電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訴寃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今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既為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太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録桃英魂魄亦收在女青亭者是第三地獄名在黄泉下專治女鬼投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楊都詣範未敢說之便見鬼從外來逕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厭連呼不醒家人牽青牛臨範上并加桃人左

索向明小觖十許日而死妾亦暴亾超亦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為何規後五年三月三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而殂

晉時張駿據有凉州忌害鎮軍將軍武威陰鑒以其宗族强大而多功也遂諷其主簿魏纂使誣鑒謀反駿逼鑒自殺後三年纂病見鑒在側遂死

晉時羊珊字懿彭祖晉世廬陵太守為人剛克麄暴恃

國姻親縱恣尤甚脏䏶之嫌輙加刑煞征西大將軍庾亮擿送具以狀聞有司奏珊殺郡將吏及民簡良等二百九十人徒謫一百餘人應棄市依八議請宥顯宗詔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議之有可獄所賜命珊兄子貢先尚南郡公主自表解婚詔不許瑯邪孝王妃山氏珊之甥也苦以為請於是司徒王導啓珊罪不可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感動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下詔下曰山太妃唯此一

舅發言摧鯁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病以致頓弊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珊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恩於是除名為民少時疾病恒見簡良等曰枉豈可受今來相取自申黃泉經宿而死

晉時會稽孔基勤學有志操馮結族人孔敞敞使其二子以基為師而敞子並凶猥趣尚不同基屢言之於敞此兒常有忿恚敞尋喪亡服制既除基以宿舊乃賫羊酒往看言子

子猶懷宿怨潛遣奴於路側煞基奴還未至仍見基來張目攘袂厲聲言曰姦醜小豎人面獸心吾蒙顧在昔敦戢平生有何怨惡候道見害慢天忘父人神不容要當斷汝家種從此之後數數見形孔氏無幾大兒向廁忽便絕倒駱驛往看已斃於地汝者尋復病殂兄弟無後

晉時庾亮誅陶稱後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忽然悉起向階拜揖庾驚問故並云陶公來陶公是稱父侃也庾亦起迎陶公扶兩人悉是舊怨傳詔左右數十

人皆操伏戈陶公謂庾曰老僕舉君自代不圖此恩反
戮其孤故來相問陶稱何罪身已得訟於帝矣庾不得
一言遂寢疾八年一日死右此八驗出寃䰟志
齊真子融齊世嘗為井陘關撿租使贓貨甚多為人所
糺齊主欲以行法意在窮治乃付并州城局參軍事崔
瑗與中書舍人蔡暉共考其獄然子融之事皆在赦前
瑗等覬望上意抑為赦後子融臨刑之際寃訴百端旣
不見理乃誓曰若此等平吉是無天道後十五日崔瑗

無病暴死經一年許蔡暉卧疾膚肉爛墮都盡苦楚百
許日方殂
齊文宣帝高洋既死太子殷嗣位年號乾明文宣同母
弟常山王演本在并州權勢甚重因文宣山事隨梓宫
出鄴以地望見疑仍留為録尚書事王遂忿怒潛生異
計上省之日内外百僚皆來集會即收縛乾明腹心尚
書令楊遵彦等五人皆為事狀奏斬之尋亦廢乾明而
自立是為孝昭帝後在并州望氣者奏鄴中有天子氣

平秦王高歸彦勸煞乾明遂鏁向并州盡之其年孝昭數見文宣作諸妖怪就其索兒備為厭禳終不能遣而死

梁江陵陷時有關内人梁元暉俘獲一士大夫姓劉位曰新城失其名字此人先遭侯景亂喪失家口唯餘小男年始數歲躬自擔抱又著連枷值雪塗不能進元暉逼令棄去劉君愛惜以死為請遂强奪取擲之雪中杖拍交下驅蹙使去劉乃步步迴首號叫斷絶辛苦頓

獘加以悲傷數日而死死後元暉日日見劉曳手索兒因此得病雖復對之悔謝來殊不已元暉載病到家卒終

陳武帝霸先既害梁大司馬王僧辯次討諸將義興太守韋載黄門郎放第四子也為王公固守陳主頻遣攻圍不克後重征之誘說載曰王公親黨皆已殄滅此一孤城何所希冀過爾相拒耶若能見降不失富貴載答曰士咸知已本為王公所以抗禦大軍致成讎敵今亦

承明公盡定江左窮城自守必無生路但鋒刃屢交殺傷過甚軍人怨怒恐不見全老母在堂彌懼禍及所以苟延日月未能束手耳必有誓約不敢久勞神武陳主乃遣刑白馬為誓𢧐遂開門陳主亦示寛信還揚都後陳主即位遣𢧐從征以小遲晚因宿憾斬之尋於大殿看事便見𢧐來驚起入内移坐光嚴殿𢧐又逐入顧訪左右皆無所見因此得病死右四驗出冥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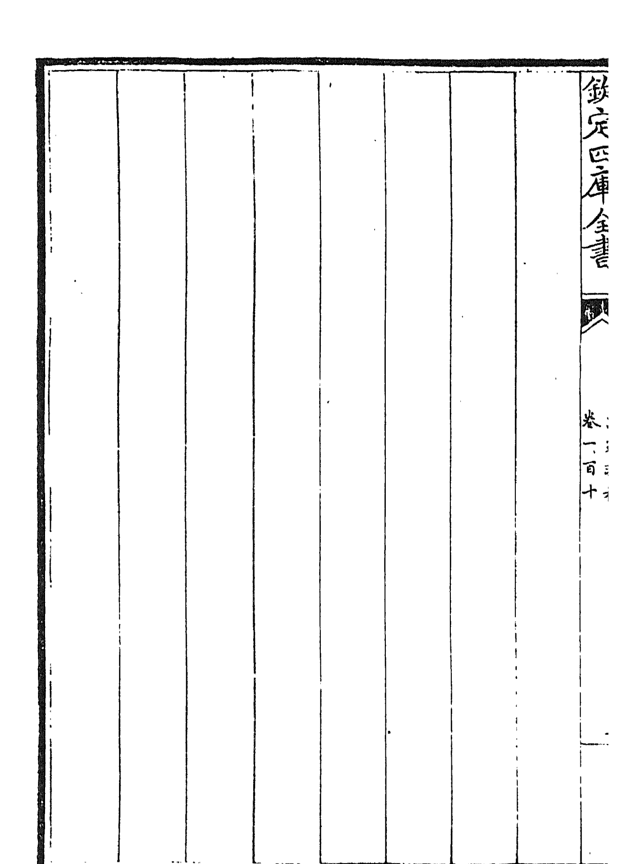
唐王玄策行傳云摩伽陀國法若犯罪者不加拷掠唯

以神稱稱之稱人之法以物與人輕重相似者置稱一頭人處一頭兩頭衡平者又作一符亦以别物等其輕重即以符繫人項上以所稱别物添前物若人無罪即稱物頭重若人有罪則物頭輕據此輕重以善惡科罪剜眼截腕斬指刖足視犯輕重以行其刑若小罪負債之流等並鎖其兩脚用為罰罪

法苑珠林卷一百十

音釋

絀尺律切貶下也 究居洧切姦究在外曰姦在內曰究 磧鹵磧七迹切鹵郎古切磧鹵沙淡薄确之地 錡魚倚切 睚眦睚牛懈切眦士懈切睚眦恨視貌又舉目相忤也 鯁古杏切與哽同咽塞也 偘口旱切與侃同 俘芳符切軍所虜獲也 剜烏歡切刻也 腕烏貫切手腕也 刖魚厥切斷足也



法苑珠林卷一百十一

唐 釋道世 撰

利害篇第九十二

述意部

夫三界含識四生稟命六情攀縁七識結業欲火所燒貪心難滿事等駛河作同沃焦故以尺波寸影大力所不能駐月御日車雄才莫之能遏其間飲苦飡毒抱痛

銜悲身口爲十使所由意思乃八疵之主皆爲愛著妻子財色鉤絆致使無始至今恒受八苦自作教他相續不絶見善不讚聞惡隨喜梵林涸澤走犬揚鷹窮鄭衛之響極甘旨之味戲笑爲惡倏忽成非侮慢形像凌踐塔寺不敬方等毁離和合自定權衡棄他升斗愧心負理慚謝斯親雖七尺非他方寸在我而能惺其情在人未易悉此心口衆罪所集並願道俗各運丹誠洗蕩邪貪永離慾火身口清淨行願具足消三障業朗三達智

五眼六通得意自在五盖六塵於兹永絶也

引證部

如大莊嚴論云佛言我昔曾聞有一比丘在一國中城邑聚落競共供養同出家者憎嫉誹謗比丘弟子聞是誹謗白其師言某甲比丘誹謗和上時彼和上聞是語已即喚謗者善言慰喻以衣與之諸弟子等白其師言彼誹謗人是我之怨云何和上慰喻與衣師答之言彼誹謗者於吾有恩應當供養即説偈言

如雹害禾穀　有人能遮斷　田主甚歡喜
報之以財帛　彼謗是親厚　不名為怨家
遮我利養雹　我應報其恩　如彼提婆達
利養雹所害　由其貪著故　善法無毫釐
如以毛繩戮　皮斷肉骨壊　髓斷及爾心
利養過毛繩　絶於持戒皮　能破禪定肉
折於智慧骨　滅妙善心髓　由貪利養故
不樂閑靜處　心常縁利養　晝夜不休息

又雜寶藏經云爾時阿闍世王為提婆達多日送五百釜飯多得利養諸比丘皆白世尊知佛言比丘莫羨提婆得利養事即說偈言

芭蕉生實苦　蘆竹葦亦然　駏驉懷妊死

騾驢亦復然　愚貪利養苦　智者所嗤笑

是故佛語比丘利養者是大災害能作障難乃至羅漢亦為利養之所障難比丘問言此能作何障佛言利養之害能破皮破肉破骨破髓為破精戒之皮禪定之肉

智慧之骨髓妙善心之髓又百喻經云昔有婆羅門自謂多知無不明達欲顯其德遂至他國抱兒而哭有人問言汝何故哭婆羅門言今此小兒七日當死愍其夭傷以是哭耳時人語言人命難知計算喜錯或能不死何為見哭婆羅門言日月可晦星宿可落我之所記終無違失為名利故至七日頭自煞其子以證己說時諸世人却後七日聞其兒死咸皆歎言真是智者所言不錯心生信服悉來致敬猶如佛之四輩弟子為利養故

自稱得道有愚人法 殺善法子詐現慈德故使將來受苦無窮如婆羅門為驗己言殺子惑世又百喻經云昔有一人其婦端正唯有臭醜其夫外出見他婦女面貌端正其鼻甚好便截他鼻持來歸家急喚其婦汝速出來與汝好鼻即割其鼻以他鼻著既不相著復失其鼻唐使其婦受大苦痛世間愚人亦復如是聞他宿舊沙門有大名德為人恭敬得大利養便自假稱妄言有德既失其利復傷其行如截他鼻徒自傷損世間愚人

亦復如是又百喻經云往有商人貸他半錢久不得償即便往債前有大河雇他兩錢然後得渡到彼往債竟不見得來還渡河復雇兩錢為半錢債而失四錢兼有道路疲勞之困所債甚少所失極多果被衆人之所怪笑世人亦爾求少名利致毀大行苟容己身不顧禮義現受惡名後得苦報又增一阿含經云世尊告諸比丘有人似師子者有似羊者云何似師子者或有人得供養衣食等便自食噉不起染著之心設不得利養不起

亂念無增減心猶如師子王食噉小畜不生好惡染著之心云何似羊猶如有人受人供養便自食噉起染著心不知惡道而自貢高猶如羣羊有一羊出羣已詣大糞聚飽食屎已還至羊羣而自貢高我得好食諸羊不得是故比丘當學師子王莫如食糞羊也又毗尼母經云若有比丘於好於惡心生平等見他得利如己所得心生隨喜如此比丘堪為世人作師迦葉入聚落時不礙不縛不取欲得利者求利欲得福者求福如自己得

利撥喜亦復同之

如手空中轉　無礙無繫縛　若善入聚落

衰利心平等　同梵共入衆　不生嫉妬心

汝所親識舍　無別新舊處　是名師行法

又佛藏經云舍利弗汝今一心善聽我當語汝若有一心行道比丘千億天神皆共同心以諸樂具欲共供養舍利弗諸人供養坐禪比丘不及天神是故舍利弗汝勿憂念不得自供養又云或有比丘因以我法出家受

戒於此法中勤行精進雖天神諸人不念但能一心精進行道者終亦不念衣食所須所以者何如來福藏無量難盡舍利弗設使一切世間人皆共出家隨順法行於白毫相百千億分不盡其一舍利弗如來如是無量福德若諸比丘所得飲食及所須物趣得皆足舍利弗是故比丘應如是念不應於所須物行諸邪命惡法又迦葉經云時五百比丘云我等不能精進恐不能消信施供養請乞歸俗文殊師利菩薩讃言若不能消信施

之食寧可一日數百歸俗不應一日破戒受人信施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菩薩言善男子若有修禪解脫者我聽彼人受信施食又僧護經云爾時舍衛國中有五百商人共立誓言欲入大海商人共議求覔法師將入大海時問法師利可得往還衆中有一長者告諸商人我有門師名曰僧護可請為師辯才多智甚能說法時諸商人往到僧護所頭面作禮白言我等欲入大海今請大德作說法師我等聞法可得往還僧護答曰可白

和上舍利弗商人受教往白舍利弗言可共問佛時舍
利弗及僧護比丘㢡度衆佛禮已具白所由爾時世尊
知僧護比丘㢡度衆生即便聽許時諸商人踊躍歡喜
即與僧護法師俱入大海未至寶所龍王捉住時諸商
人甚大驚怖互跪合掌而仰問言是何神祇而捉船住
若欲所須應現身形爾時龍王忽然現身時諸商人即
便問曰欲何所索龍王答曰以此僧護比丘與我商人
答曰從佛世尊及舍利弗所而請將來云何得與龍王

答曰若不與我盡沒殺汝時諸商人即大驚怖尋自思惟曾於佛所聞如是偈言

為護一家　寧捨一人　為護一村
寧捨一家　為護一國　寧捨一村
為護身命　寧捨國財

時諸商人俛仰不已僧護比丘捨與龍王龍王歡喜將詣宮中爾時龍王即以四龍聰明智慧者作僧護弟子龍王白言尊者為我教此四龍各一阿含第一龍者教

增一阿含第二龍者教中阿含第三龍者教襍阿含第四龍者教長阿含僧護答曰可爾僧護即教第一龍者默然聽受第二龍者眠目口誦第三龍者迴顧聽受第四龍者遠住聽受此四龍子聰明智慧於六月中誦四阿含領在心懷盡無遺餘時大龍王詣僧護所拜跪問訊不愁悶耶僧護答曰甚大愁悶龍王問曰何故愁悶僧護答曰受持法者要須軌則此諸龍等在畜生道無軌則心不如佛法受持誦習龍王白言大德不言呵諸

龍等所以者何以護師命故作此聽龍有四毒不得如法受持讀誦何以故初默受者以聲毒故不得如法若出聲者必害師命是故默然而受第二閉目受者以見毒故不得如法若見師者必害師命是故閉目而受第三迴顧受者以氣毒故不得如法若氣噓師必害師命是以迴顧而受第四遠住受者以觸毒故不得如法若身觸師必害師命是以遠住而受時商人採寶迴還至失師處共相謂言我等本時於此失師今若還到佛所

舍利弗目連諸尊者等若問於我僧護法師何在當以
何答爾時龍王知商人還即持僧護來付商人告商人
曰此是汝師僧護比丘時諸商人踴躍歡喜平安得出
爾時僧護問諸商人曰水陸二道從何道去商人白言
水道甚遠逕過六月糧食將盡不可得達即共詳議從
陸道去於中路宿僧護告商人曰要離衆宿汝等夜發
高聲喚我商人敬諾僧護出衆夜宿坐禪中夜眠息商
人夜發迭互相喚僧護不覺即便捨去夜勢將盡大風

雨起僧護始寤揚聲大喚竟無應者心口念言此便大
罪伴棄我去爾時僧護失伴獨去涉路未遠聞犍椎聲
尋聲向寺路值一人即便問曰何因緣故打犍椎聲其
人答曰入温室浴僧護念言我從遠來可就僧浴即入
僧房見諸人等狀似衆僧共入温室見諸浴具衣瓶缸
器浴室盡皆火焚爾時僧護共入温室入已火燃筋肉
消盡骨如燋炷僧護驚怖問諸比丘汝是何人比丘答
言閻浮提人爲性難信汝到佛所便可問佛即便驚怖

捨寺逃走進路未逺復值一寺其寺嚴博殊能精好亦
聞椎聲復見比丘即便問言何因打椎聲比丘答言衆
僧食飯尋自思惟我今逺來甚成飢乏亦須食之入僧
房已見僧和集食器皆悉皆火𦦨人及房舍盡皆火
𦦨如前不異僧護問言汝是何人其人答言更不異前
僧護驚怖更疾捨去進路未逺復值一寺其寺嚴麗更
不異前入僧房已復見諸比丘坐於火牀互相扴搥肉
盡筋出五藏骨髓亦如燋炷僧護問曰汝是何人比丘

答言閻浮人為性難信汝到佛所便可問佛僧護驚怖
復疾捨去進路未遠復值一寺如是入寺見諸衆僧共
坐而食諸比丘言汝今出去僧護踟躕未及出去見諸
比丘鉢中唯是人糞熱沸涌出時諸比丘皆悉食噉食
已火燄咽喉五藏皆成煙焰流下直過見已驚怖復疾
而去其去未遠復見一寺其寺嚴麗如前不異即入僧
房見諸比丘手把鐵椎互相棒打摧碎如塵見已驚怖
復更進路其去未遠復見一寺其寺嚴好亦不異前即

入僧房聞打椎聲僧護問曰何故打椎諸比丘答言欲
飲甜漿僧護即自念言我今渴乏須飲甜漿即入衆中
見諸食器牀卧敷具諸比丘等互相駡辱諸食器中盛
滿酏銅諸比丘等皆共飲噉食已火𤈦咽喉五藏皆成
炭火流下直過見已驚怖進路而去其去不遠見大肉
地其火焰熾吽聲號疼苦楚難忍見已驚怖進路而去
其去未遠復見大地如前無異復更前進見大肉甕盡
皆火𤈦熬疼難忍如前無異復更前進亦見肉甕盡皆

火燄如前無異復更前進見一肉瓶其火焰熾吽聲號
苦毒痛難忍復更前進見一肉瓶其火焰熾如前不異
復更前進見大肉泉其火焰熾爛皮浩沸苦聲楚毒亦
不異前見已驚怖復更前進進路未遠更見一大肉甕
其火焰熾苦事如前復更前進見一比丘手捉利刀而
自劓鼻劓已復生生已復劓終而復始無有休息復更
前進見一比丘手捉斵斤自斫斫已復生如前不異復
更前進見一比丘水中獨立口自唱言水水不息而受

苦毒復更前進見一比丘在鐵刺圍中立鐵刺上苦聲
號吽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廳其火焰熾苦聲號
吽與前無異復更前進見一肉栓形如象牙其火焰熾
受苦如前復更前進見一駱駝火燒身體苦聲號吽亦
不異前復更前進見馬一疋火燒身體苦痛號吽亦不
異前復更前進見一白象熾火燒身苦不異前復更前
進見一驢身猛火燒身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羝羊
猛火燒身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臺大火焰熾苦

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臺如前不異復更前進見一肉房猛火燒身苦聲號呌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牀苦火燒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秤火燒伸縮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拘執火燒伸縮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繩牀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壁火燒揺動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索火燒受苦復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厠井屎尿涌沸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高座上有比丘攝心端坐猛火焚

燒苦聲如前復更前進更見一高座受苦皆上亦不異
前復更前進見肉揵椎火燒苦聲亦不異前復更前進
見肉胡歧支胡名拘脩羅猛火燒身受苦如前復更前
進見一肉山火燒爛臭振動號吼苦不異前復更前進
見須曼那華樹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
華樹火燒出聲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肉果樹火燒
苦聲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樹火燒受苦亦不異
前復更前進見一肉柱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

見一肉柱獄卒斧斫受苦如前復更前進見十四肉樹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二比丘以棒相打頭腦破裂膿血流出消已還生終而復始苦不休息僧護比丘出更前進見二沙彌眠卧相抱猛火燒身苦不休息僧護比丘見已驚怖問沙彌言汝是何人受如是苦沙彌答言閻浮提人受性難信汝到世尊所便可問佛見已驚怖復更前進在路逞見林樹榮茂可樂往趣入林見五百仙人遊止林間仙人見僧護比丘馳散避去

共相謂言釋迦弟子汗我等園僧護比丘從仙人借樹寄止一宿明當早去仙人衆中第一上座有大慈悲勑諸小仙借沙門樹僧護即得一樹於其樹下敷尼師壇跏趺而坐於初夜中伏滅五蓋中夜眠息後夜端坐高聲作唄時諸仙人聞作唄聲悟解性空證不還果見法歡喜詣沙門所頭面作禮請祈沙門受三歸依於佛法中求欲出家爾時僧護即度仙人如法出家教修禪法不久得定證羅漢果如栴檀林自相圍遶得道比丘賢

聖為衆爾時僧護比丘與諸弟子共詣祇洹精舍到於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爾時世尊慰勞諸比丘汝等行路不疲苦耶乞食易得不爾時僧護白佛言我等行路不大疲苦乞食易得不生勞苦得見世尊爾時世尊為大衆說法僧護比丘在大衆中高聲唱說已先所見地獄因緣佛告僧護汝先所見比丘浴室此非浴室是地獄人此諸罪人迦葉佛時是出家比丘不依戒律順已愚情以僧浴具及諸器物隨意而用持律比丘常教

軌則不順其教從迦葉佛涅槃已來受地獄苦至今不息○佛告僧護汝初見寺者非是僧寺亦非比丘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成四方僧物不打揵椎衆共黙用以是因縁受火牀苦至今不息○第二寺者亦非僧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具有諸檀越造作寺廟四事豐足檀越初心造寺之時要打揵椎作廣濟之意是諸比丘不打揵椎黙然受用有客比丘來不得飲食還空鉢出以是因縁受火牀苦迸

相抂搔筋肉消盡骨如燋炷至今不息○第三寺者非是僧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懈怠共住共相謂言我等今者可共請一持律比丘共作法事可得如法即共推覓一淨行比丘共住食宿此淨行比丘復更推覓同行比丘時淨行人轉轉增多前怠比丘即便追逐令出寺外時破戒人於夜分中以火燒寺滅諸比丘以是因緣手捉鐵椎互相推滅受大苦惱至今不息○第四寺者非是僧寺亦是地獄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常

住寺中有諸檀越施僧雜食應現前分時有客僧來舊住比丘以慳心故待客出去後方分物未及將分蟲出臭爛捎棄於外以是因緣入地獄中噉糞屎食至今不息○第五寺者非是僧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臨中食上不如法食惡口相罵以是因緣受鐵牀苦諸食器中沸火漫流筋肉消盡骨如燋炷至今不息○第六寺者非是僧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不打揵椎默然共飲衆僧甜漿恐外僧來以慳因緣故墮

地獄飲噉融銅至今不息○爾時佛告僧護比丘汝見第一地獄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衆僧田中為已私種不酬僧直故受地獄至今不息○第二地獄者迦葉佛時是白衣人在僧田中種不酬僧直故受地獄作大肉地受諸苦惱至今不息○汝見第一肉缸者非是肉缸乃是罪人迦葉佛時是衆僧上座不能坐禪不解戒律飽食熟睡但能論說無益之語精饍供養在先飲噉以是因緣入地獄中作大肉缸火焚受苦至今不息○第

二缸者是出家人為僧當厨輙美供養在先食噉麤澀

惡者僧中而行故作肉缸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第三

缸者是僧淨人作飲食時美妙好者先自嘗噉或與婦

兒麤澀惡者方僧中行以是因緣在地獄中作大肉缸

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比丘汝見

第一瓶者非是瓶耶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

僧當厨應朝食者留至後日後日食者至第三日以是

因緣入地獄中作大肉瓶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第二

瓶者是出家人有諸檀越奉送酥瓶供養現前衆僧人人應分此當事人見有客僧留隱在後客僧去已然後乃分以是因縁入地獄中作大肉瓶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水中立人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當水見僧用水過多遂可意處與之即捉其水餘者不給以是因縁入地獄中水中獨立唱言水水受苦至今不息○汝見大甕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典果菜香美好者先自食噉酢果澀菜然後與僧或逐隨意選好者

與以不平等故入地獄作大肉甕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刀劓鼻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佛僧淨地涕唾

汙地故入地獄刀劓其鼻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

比丘手捉斵斤自斫己舌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

沙彌為僧當分石蜜斫作數段於斧刃許少著石蜜沙

彌噉舐故受斫舌苦至今不息○爾時世尊復告僧護

比丘汝見泉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沙彌為僧

當奓先自嘗噉後殘與僧減少不遍故入地獄作大肉

泉火燒沸爛受大苦惱今猶不息○汝見比丘鐵剌上立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以惡口毀罵諸比丘故入地獄立鐵剌上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廳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具為僧當厨精美好者先自食噉或將與白衣使食殘者與衆僧故受地獄苦至今不息○汝見栓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寺中常住僧牆壁上浪豎諸栓非為僧事懸己衣鉢故入地獄作大肉栓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汝見第一駝者是地獄人迦葉佛
時是出家人寺中上座長受食分或得一人二人食分
持律比丘如法教授上座之法不應如是時老比丘答
律師言汝無所知聲如駱駝我於衆中身爲上座呪願
說法或時作唄計勞應得汝等何故恒瞋責我以是因
緣入地獄中受駱駝身火燒號呌受苦至今不息○汝
見馬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作僧淨人使用供養過分
食噉或與眷屬知識白衣諸比丘等呵責語言汝不應

爾其人惡口呵諸比丘汝猶如馬常食不飽我爲僧作甚大勞苦功熟應得故入地獄受於馬身火燒身體受大苦惱至今不息○汝見象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厨諸檀越等持諸供養向寺施僧或食後檀越白言大德可打揵椎集僧施食比丘惡口答白衣言諸比丘等猶如白象食不飽耶向食已竟停留後日故入地獄受白象身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驢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厨五德不具

分僧飲食恒自長受二三人分持律比丘如法呵責此人答言我當僧廚及園果菜常勞僧事甚大勞苦汝諸比丘不知我恩狀似如驢但養一身何不默然故入地獄作驢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羝羊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寺主當田內外檢校不勑弟子諸小比丘不如法打椎諸律師等白言寺主何不時節鳴椎集僧比丘答言我當營僧甚成勞苦汝諸比丘猶如羝羊噉食而住何不自打故入地獄受羝羊身火燒痛

毒受苦至今不息○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汝見肉臺者
實非肉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彼僧房敷
具閉僧房門將僧戶鑰四方遊行衆僧於後不得敷具
及諸房舍以是因縁故入地獄作大肉臺火燒受苦至
今不息○汝見第二大肉臺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
出家人為僧寺主選好房舍而自受用及與知識不依
戒律隨次分房不平等故入地獄作大肉臺受苦萬端
至今不息○汝見肉房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

人住僧房中以爲己有終身不移不依戒律以次分房

故作大肉房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繩牀者是

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提僧繩牀不依戒律如自

己有以次分牀故入地獄作大肉繩牀火燒受苦至今

不息○汝見第二繩牀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

人破僧繩牀自用㸑火故入地獄作大肉繩牀火燒受

苦至今不息○汝見敷具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

家人用僧敷具如自己有以脚蹋上不依戒律故入地

獄作肉敷具火焼伸縮受苦萬端至今不息〇汝見肉拘執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以僧拘執如自已有不依戒律或用破壞故入地獄作肉拘執火焼受苦至今不息〇汝見繩牀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恃王勢力似如聖德四輩弟子聖心讃歎時彼比丘默受讃歎施好繩牀及諸好飲食作聖心受故入地獄作肉繩牀火焼受苦至今不息〇汝見肉壁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衆僧壁上豎栓破壁懸已衣

鉢故入地獄作大肉壁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索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捉衆僧索私自己用故墮地獄作大肉索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厠井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住寺比丘佛僧淨地大小便利不擇處所持律比丘如法呵責不受教誨糞氣臭穢熏諸衆僧故入地獄作肉厠井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高座法師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不明律藏重作輕說說輕為重有根之人說作無

根無根之人說道有根應懺悔者說言不懺不應懺悔者强說道懺悔故入地獄坐高座上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二高座法師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大法師邪命說法得利養家如理而說無利養時法說非法非法說法故入地獄處鐵高座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揵椎號叫聲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以三寳物非法打椎詐作羯磨捉三寳物為已受用故入地獄作肉揵椎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拘脩

羅者實非歧支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寺主以僧厨食衒賣得物用作衣裳斷僧供養故入地獄作肉歧支火燒受苦至今不息〇汝見第二拘脩羅者實非歧支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作僧寺中分物維那以春分物轉至夏分夏分中衣物向冬分中分故入地獄作肉拘脩羅火燒受苦至今不息〇汝見肉山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典座五德不具少有威勢偷衆僧物斷僧衣裳故入地獄作大肉山

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汝始初見須曼那柱實非是柱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佛剎人四輩檀越須曼那華散供養佛華既乾已比丘掃取賣之將為已用故入地獄作須曼那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第二汝見須曼那華柱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供養剎柱四輩檀越以須曼那華油用供養佛比丘減取以為已用故墮地獄作大須曼那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華樹者是地獄人迦葉

佛時是出家人當僧果菜園有好華果為已私用或與白衣故入地獄作大華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果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僧菜果香美好果私自食噉或與白衣故入地獄作肉果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當薪以衆僧薪將已房中私自焚火或與白衣知識故入地獄作大肉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汝見第一柱者實非是柱是地獄人

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寺中常住破佛剎柱為己私用故入地獄作大肉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二柱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白衣人以刀刮取像上金色故入地獄作大肉柱獄卒捉斧斫身受苦猛火燒身至今不息○汝見第三柱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當事用僧梁柱浪與白衣故入地獄作大肉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四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具作大衆主為僧斷事隨愛恚

怖癡斷事不平故入地獄作四肉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五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在寺常住不依戒律分諸敷具好者自取或隨瞋愛好惡差別於佛法中塵沙比丘應隨次與以不平等故以是因緣此四十人墮地獄中作大肉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二比丘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於大衆中鬬諍相打故入地獄猛火燒身受相打苦至今不息○汝見二沙彌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

共一被褥相抱眠卧故入地獄火燒被褥中相抱受若至今不息○爾時世尊重告僧護以是因縁我今語汝在地獄中出家人多白衣尠少所以者何出家之衆多喜犯戒不順毗尼互相欺㪍私用僧物或分飲食不能平等是故我今更重告汝當勤持戒頂戴奉行是諸罪人於過去世時出家破戒雖不精進四輩擅越見諸比丘威儀似僧恭敬僧寳四事供養猶故能令得大果報無量無邊不可思議若一比丘恒於毗尼僧伽藍中如

法行道依時鳴椎若於此人得福無量說不可盡何況供養四方衆僧爾時世尊復告僧護若出家人營僧事業難持淨戒是諸比丘初出家時樂持淨戒求涅槃心四輩檀越供養是諸比丘應受供養堅持淨戒後不生惱而說偈言

持戒最為樂　身不受衆苦　睡眠得安隱

寤則心歡喜

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有九種人常處阿鼻地獄中何等

爲九一食衆僧物二食佛物三殺父四殺母五殺阿羅漢六破和合僧七破比丘淨戒八犯淨行尼戒九作一闡提是九種人恒在地獄復有五種人二處受報一地獄二餓鬼何者爲五一斷施衆僧物二斷施僧食三刼僧䞋物四應得能令不得五法説非法非法説法此五種人受是二報餘業不盡五道中受而説偈言

行惡感地獄　造善受天樂　若能修空定　漏盡證羅漢　歡喜受他施　三衣常知足

定慧修三業　安樂在山谷　寧食熱鐵丸

燋熱如焰火　破戒不應定　得信檀越食

爾時世尊於大衆中說因縁已時四部衆歡喜奉行

浴室及六寺　二地總三缸　兩瓶漫肉泉

一甕刀劓鼻　斫舌水中立　立刺肉廳栓

駝馬白象驢　羝羊雙肉臺　肉房二繩牀

肉秤及拘執　牀壁肉繩索　厠井兩髙座

椎二拘脩山　兩肉須曼柱　華果一肉樹

一樹三肉拴　兩僕十四樹　兩僧二沙彌

合有五十六　説法本因緣

頌曰

愚夫貪世利　俗士重虚名　三空既難辯

八風恒易傾　物我久空性　色心仍自縈

盛年愛華好　老死丘墓成　居高非慮禍

持滿不憂盈　名利甘刀害　將非安久禎

凡愚茍求利　譬犬見穢精　不知禍來至

馬知怨苦聲

感應緣

上來道俗不勝名利受現報者極多並散諸篇

且引一驗不繫廣述屢見白衣無識俗人見佛

呵責弟子即謂自是好人偏見僧過若依經說

白衣之罪如皂衣膩服雖有外汙不覺別色出

家之人猶如淨氎雖放蠅糞微汙即覺易除所

以白衣造罪入於地獄如石沉水無有出時出

家之人造罪如拍毱著地即反何以故以造罪
時生極慚恥作已尋懺故亦如滴水在於熱鐵
隨滴似濕亦濕還乾何以故以火熏故俗人造
罪入獄猶如箭射無却反義亦如似鐵椎入於
深泥亦無出義何以故以尤害心故亦如老象
入泥無力可出若富貴之人便生我慢淩突三
寶殺害自在貪染財色晝夜無猒不生羞耻何
異畜生反謗賢良輕侮佛法静思此事深可痛

心若是貧賤之徒貪求衣食王役驅馳公私擾

擾夙夜孜孜不信之者衣食交絶困苦切身刧

剝三寶毀盜六親養活妻兒存己軀命所以從

苦至苦苦遍十方從闇入闇闇冥法界菩薩為

此斂眉諸佛於茲泣血忽惟斯理哀痛更深者

也

後魏崇真寺僧慧嶷死經七日時與五比丘次第於閻

羅王所閲過嶷以錯召放令還活具説王前事意如生

官無異五比丘者亦是京邑諸寺道人與嶷同簿而過一比丘云是寶明寺僧智聰自云生來坐禪苦行為業得昇天堂復有比丘云是般若寺僧道品自云誦涅槃經四十卷亦昇天堂復有一比丘云是融覺寺僧曇謨最狀注云講華嚴涅槃恒常領衆千人解釋義理王言講經衆僧我慢貢高心懐彼我憍已㥶物比丘之中第一麤行最報王言立身已來實不憍慢惟好講經王言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最向於西北入門屋舍皆黒似

非好處復一比丘云是禪林寺僧道弘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金像十軀王言沙門之體必須攝心道場志念禪誦不預世事勤心念戒不作有為教化求財貪心即起三毒未除付司依式還有青衣執送與最同入一處又有比丘云是靈覺寺僧寶真自云未出家之前曾作隴西太守自知苦空歸依三寶割捨家資造靈覺寺寺成捨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闕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情枉法刼奪人財以充已物假作此寺

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復付司准式青衣送入黑門似非好處慧凝為以錯召免問放令還活具說王前過時事意時人聞已奏胡太后太后聞之以為靈異即遣黃門侍郎依凝所陳訪問聰等五寺並云有此死來七日生時業行如凝所論不差事出洛陽伽藍寺記

法苑珠林卷一百十一